

金石萃編

百八之九

漢書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二四七三  
元七  
六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73
冊數	63( 40)
函號	297 11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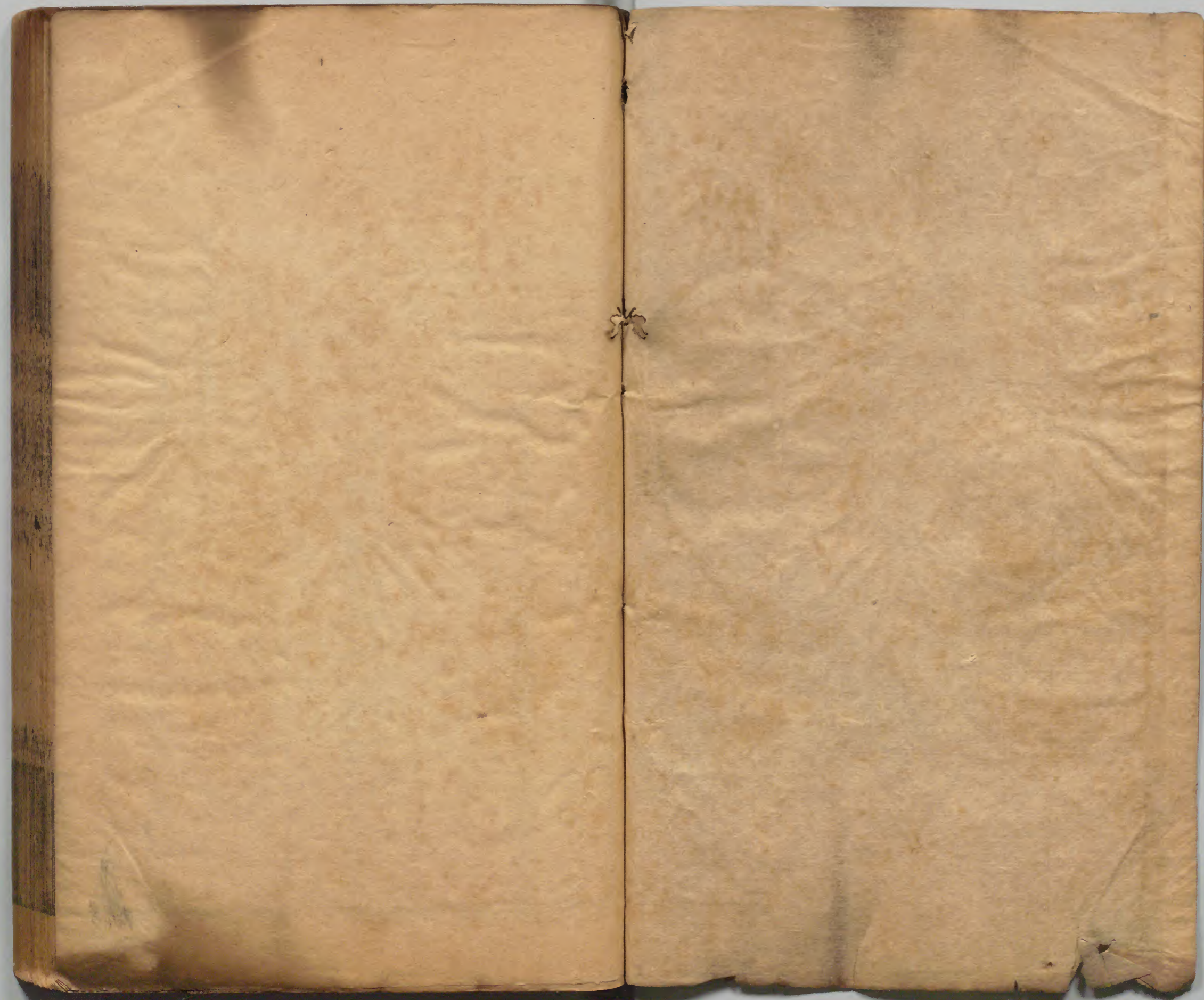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唐 六十八

淺草文庫

修浯溪記

石高四尺九寸廣二尺八寸七分七行行三十三  
字正書未有宋皇祐辛卯中冬王昶壽題名一行十  
九字篆書在祁陽縣

修浯溪記

襄陽羅涓書

元公再臨道州有嫗伏乱活之恩封部歌吟旁泐口口  
故去此五十年而俚俗猶知敬慕凡琴堂水齋瓊植嘉

并雖欵傾荒翳終樵採不及焉仁聲之感物也如此今年春公季子友讓以遜敏知治術爲觀察使袁公所厚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路出亭下維舟感泣以簡書程責之不遑也乃罄徹資俸託所部祁陽長豆盧□□□□□歸喜獲私尚會余亦以恩例自道州司馬移佐江州帆風檝流相□□□□□畢寶鼎竦然曰茲亭勗治之始旣銘於巖側矣至於水石之秀賦咏所及則家集存焉然自空閒時餘四紀士林經過篇翰相屬今玆瑱移舊手筆亡矣將編於左方用存此亭故事旣適相會盍爲志焉余嘉其損約貧寓而能以

章復舊志爲急思有以白之故不得用質俚辭命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江州員外司馬韋詞記

余自朗州刺史以奉法不謹謫佐于道去年五月四日維舟於此負罪奔迫不及題記故於簡餘書之寶曆元年五月廿三日浯溪山客元友讓建

隴西安政興鑄

復浯溪舊居

浯溪山客元友讓

昔到纔三歲今來鬢已蒼剝苔看篆字薙草覓書堂引客登臺上呼童掃樹旁石渠踈擁水門逕廝藂篁田地潛更主林園盡廢荒悲涼問耆耄壇界指垂楊

按此碑金石錄墨池編二書皆著錄撰記者韋詞  
書者羅涓兩唐書皆無傳此碑題曰修浯溪記蓋  
浯溪爲元結所嘗居逾五十年季子友讓官道州  
長史重到浯溪修其舊居而韋詞記之也唐書元  
結傳稱結拜道州刺史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  
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爲民營舍給田免徭  
役流亡歸者萬餘卽碑所云元公再臨道州有嫗  
伏亂活之恩封部歌吟去此五十年俚俗猶知敬  
慕也但傳未嘗有再臨道州之事又不載結有幾  
子賴此碑知友讓爲季子其長子友直次子友正

並見元次山集中記後刻友讓一詩見全唐詩與  
此同而題曰復游浯溪此刻題曰復浯溪舊居詳  
玩詩意云覓書堂云田地更主林園廢荒云壇界  
指垂楊則是經營復舊之事爲多不止于復游而  
已詩首云昔到纜三歲今來鬢已蒼可知友讓是  
時亦五十餘歲矣記云路出亭下維舟感泣殆卽  
唐亭也又稱友讓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是其  
歷官也而年月下自署但云浯溪山客殆以此爲  
自號歟然以自號冠于姓名之上則始見于此

李晟碑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二寸廣五尺八寸二分三十四行行六十一字正書篆額在高陵縣本祠

唐故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李公神道碑銘

特進爵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

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臣裴度奉 勅撰

朝散大夫守尚書庫部郎中翰林 侍書學士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臣柳公權奉 勅書并篆額

惟天錫成命於

我唐保茲 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

乎不然何覆巢如風振稿葉戴 君若鼇冠靈山

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也後

徙京北曾祖嵩 皇岷州刺史贈洮州刺史祖思恭

皇洮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 皇左金吾衛大將

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

土公幼好學學不為人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

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遊秦涼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

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值會豪以缺守邁亂殺掠平人公

與所從十數馳而射之殪其為魁者餘黨遂遁殺所虜

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惟椎牛醢酒享士而去邦人

感服具以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節以金紫將 朝京

師自獻方略屬裔夷紛擾有土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  
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爲其委重累遷至光祿  
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  
使四面都遊弈使懸識虜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  
有待驥驟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 代宗徵之

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軍兵馬使屬羌蠻犯蜀

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  
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  
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 德宗極意致

討悉起徂征以公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中丞

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整及  
破洹水陣解臨洺圍轢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摧鋒礪銳  
皆先羣帥而實力焉遙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  
功未成聞賊泚肆逆 皇居失守西向慟哭載馳

載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  
捉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 行在值懷光中叛

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  
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  
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食制用先  
發我私捐甘攻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

夫義士感而使之茂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于汝洛震于河汴所在征鎮亂略相從公介巨盜之間使聲援斷絕立成師之法致號令肅嚴蒐捕十旬指揮一舉乘墉壑如通道若梟獍以清宮而九市三條無輟肆之驚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

鑿輅爰歸廓氛禳為祥

光攄憂憤為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歟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凶孽甫寧邊防猶警岐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

王加食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懾戎王政和藩部始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逮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課入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公勲望已高寵渥已極宜從容頤養稍稍遜避公曰不然人臣外明盡力內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為且哲故每承帷幄之間則言弗無隱理奪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薨於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邑達闕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吊則曩時戢兵安人之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遠賻加等



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  
杜氏祔焉自捐寢至安宅皆所司辦詔中貴反覆萬情  
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靜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  
歿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迤邐于  
後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  
雄鎮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摠故太子中允  
贈兵部郎中曰恣左神武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曰憲  
故右威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  
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節度  
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進因貴胄達以善政曰愬故檢

校左僕射同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懿  
故渭南縣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觀察等使統  
戎按俗是以似之曰基右羽林軍將軍曰愨嵐州刺史  
並地勢利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疏上  
言以公之徽烈則御製碑文於渭川矣公之風  
度則詔命圖形於雲臺矣唯大其丘隴鬱彼松檟望  
有祁山之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  
臣度稱代言時其詞曰人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皇輿避狄狩于梁川顧謂  
太師汝才汝略將威致討必殲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

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鋪敦傳于墻垣手搏足跡  
如衝如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宮闈刷盪妖昏  
我師莅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飭  
駕言旋鴻烈耀古謹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  
九命而俯一心若厲俾侯于歧阜安邊陲藩政旣成袞  
職攸宜嶽降帝賚天言詭辭我后嘉猷我躬何  
爲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享萬一上天不惠  
厚夢遄歸垂裕流光用延恩暉翼子肥家將壇  
台席繼立奇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懷高蹤請于  
朝廷表是丘封帝曰孝哉胡可不從宣

我祖之不業繫爾父之嘉庸乃詔作銘以觀億

齡

太和三年歲次己酉四月庚戌朔六日乙卯建  
關西道雍州高陵縣唐西平王李晟墓在縣東南一  
十里裴度撰碑柳公權書太平寰宇記  
右唐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子十二人願聰總孫  
憑恕憲愬懿聽慧愨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  
新舊史列傳皆云晟有十五子舊史云侗伯皆無祿  
蚤世豈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名撰李聽碑  
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

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缺聰總憑懿四人而  
怵應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

碑爲正

金石錄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石刻在高陵縣墓所苔蘚剝蝕  
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元秘也是時西平諸子  
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亦寥落不能發其忠  
義戡定之績至于料吐番皆盟事絕不載豈有所諱  
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率後以邊將入爲神策都  
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未嘗爲右金吾大將  
軍復以神策先鋒討田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

夫左散騎常侍非檢校官所記諸子僅十二人史稱  
十五人皆當以碑爲正耳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  
勲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之足以光顯其先而不  
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爲位宰相績文宗簡要體當  
如是耳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算十不著二三於乎是  
寧非聽責耶前此韓昌黎柳州固無恙也有碑誌  
以來爲人子者其不作李聽鮮矣吾竊有感故志之

弇州山人  
四部稿

太保聽能求誠懸書父碑亦可謂有意不朽矣晉公  
名相也文雖不及韓柳然言之足重過之且亦非不

能文者聽此舉未爲全失若近世其人貪邪又不解  
擱辭乃徒以官爵高趨之此則又出李聽下數倍者  
也使李愿若在或尙知乞昌黎文然是時愿已亡矣

書畫  
跋

晟在唐功蓋天下可謂偉矣唐書列傳叙其官時與  
碑不合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至光  
祿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爲涇原  
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  
將軍爲神策衛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  
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

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爲神策先  
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騎常侍兼御  
史大夫傳則云晟爲神策先鋒加檢校左散騎常侍  
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  
檢校工部尙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  
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  
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  
觀察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  
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  
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

進晟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  
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  
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  
鑾輅爰歸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  
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  
帥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拜  
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  
晟之碑作于當時而史成於後代要當以碑爲是

金薤

琳瑯

王元美云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

公文今碑首云奉勅撰書序末云乃命臣度稱代言

時似非聽乞也元美豈未讀全文耶

石墨  
鐫華

予舊未見此碑近始見之字雖剝落然一段挺拔不  
羣之概尙可捫而得也王元美不滿晉公之文謂西  
平之子皆逝獨太保聽存乞文於晉公然此碑列銜  
云臣裴度奉敕撰予以爲奉命之作固自有體西平  
之功赫著人世何可過爲鋪揚不爲人主地元美見  
不及此矣嘗見蘇子瞻著温公碑累累數萬言卒來  
忌者之口温公竟不能有其碑此千秋之炯鑒也

庚子

銷夏  
記

金石錄卷一百八  
按晟卒于貞元九年碑立于太和之三年相去已三十七年矣以晟之功蓋天地名震華夷子孫衆多門吏貴盛而卒之日不爲建碑墓上何也新舊史晟子十五人碑則十二非聽之請將勞臣茂績不及二氏之碑充滿于紺宮紫觀乎史云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立于東渭橋久已滅沒而此碑尙存非晟之幸乎所歷官階碑傳率多不合傳所略者事王忠嗣李抱玉初署三府右職蓋史書其大不錄宜也至贈太師謚忠武爲主恩巨典而碑遺之何耶晉公之文不能風發電掣凜凜有生氣特以誠

懸書法爲古今所重故此碑保護至今猶得不仆然

歷歲滋久不無剝蝕其波磔漸失矣惜哉

金石後錄

碑文簡略不及史傳叙事之詳惟云乾元初客武都值曾豪以缺守遘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馳而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遂遁寇所虜獲積如邱山公一無所取惟椎牛醢酒享士而去邦人具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則新舊史俱未之載也晟祖思恭洮州刺史父欽左金吾衛大將軍今南監本汲古閣本唐書世系表云思恭金吾刺史欽左洮州金吾衛大將軍乃轉寫之謠爾碑經後人重開雖閒架尙存而神

采頓減如裴晉公署銜當云特進守司空今譌守爲  
爵俗生不通官制以臆妄改甚可笑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近時所搨然字蹟尙不甚模糊唯其間有爲妄男  
子增益者如具以狀聞聞字上本空一格今本作具  
以狀以聞既無此文理而次以字全乏端重之容與  
前後以字無一相同者又唐文宗年號大和本是大  
小之大今本於大字內增一點作太與碑中所有太  
字相較其點畧小亦後人妄加也魏明帝與北魏孝  
文帝年號是太和而文宗則是大和他碑版咸可據  
宋刻新唐書亦然令人皆一例作太和矣安知不反

執此碑以爲左證乎

抱經堂文集

按此碑換者裴度舊唐書度傳云宮車晏駕

謂敬宗

迎江王

即文宗

立爲天子以功加門下侍郎集賢殿

大學士太清宮使大和四年六月詔特進守司徒  
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  
士上柱國晉國公此碑立于大和三年四月而結  
銜已與傳同惟守司徒碑作守司空爲不同據傳  
則穆宗卽位之初已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  
使在軍疏論元稹恃寵惑聽穆宗不悅罷度兵權  
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畱守是度之守司空改

守司徒已六七年碑何以猶稱守司空也書者柳  
公權兩唐書傳皆言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遷  
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與碑結銜稱守  
尚書庫部郎中者亦異碑載晟之曾祖嵩祖思恭  
考欽兩唐書無傳僅見宰相世系表然舊書李晟  
傳稱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爲裨將新傳亦云世  
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据世系表與碑皆言上  
兩世官刺史而欽官左金吾衛大將軍則非可槩  
以裨將目之矣舊傳載貞元四年詔爲晟立五廟  
以晟高祖芝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澤州刺史新  
書宰相世系表起自曾祖嵩不載高祖芝碑叙先  
世亦不從高祖始其曾祖嵩贈洮州非澤州其後  
亦不載立廟事蓋各有詳畧不同也凡受封者先  
云封某後云改封某碑稱晟改封西平郡王溯其  
前並未先有封爵稽之兩唐書亦同此必碑傳皆  
失書初封不然何以遽云改封耶碑自大和元年  
疏請刊石乃有裴度撰文之命遷延至三年而後  
建碑卽此一端可見唐自中葉以後朝政漸見廢  
弛前乎此者朝命夕行未有蹉跎若此者也末署  
歲次已酉實是大和三年而趙氏金石錄次于二



年今刻本注云案金石文字記作三年蓋趙氏當時未檢歲次已酉之語而誤列于二年也

狀嵩高靈勝詩刻

石高二尺八寸七分橫廣三尺九寸五分共二十六行行十九字末後有宋人移置記二行並正書在登封縣中嶽廟

府尹王侍郎准 制拜 嶽因狀嵩高靈勝寄呈三十

韻

朝散大夫守衛尉少卿尉遲汾

雄雄天之中峻極聞維嵩作鎮盛標格出雲為雨風瑞時物不癘順澤年多豐加高冠四方白武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

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 視秩居三公 明朝虔昭報頌

祀歲嚴恭署祝絜 御札詔 賢導

宸衷皇皇 三川守馨德清明躬肅徒奉蘭沐竟

夕玉華東星漢耿齋戶松泉寒壽宮具循諒蠲吉曙色

猶蕊矇端儀大圭立興俛聲玲瓏挹瓚椒桂馥奏金巖

壑空靈歆若有蒼髯傳祝工卒事不遑徂勝奇紛四

叢朝霞破林嶂錯落間蒼紅動息形似蟻蠶黃氣如籠

奔傾千萬狀羣嶽安比崇日月襟袖捧人天道路通冥

搜必殫竭躋覽忘崎穹踏翠遍諸剎趣綿步難終浮丘

仙袂接謝公展極窮龍潭應下瞰九曲當駭容又有九龍潭在

寺側崇崖對口壁口千龍門計東豁三臺有何蹤雜道  
初九曲分蓄鹹黑不側書云  
自嶽廟東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曰東龍門其東有三金  
臺山昔漢武東巡過此山觀三學仙女遂以為名焉  
像語奚應仙經云嵩高大巖下有佛圖音妙有大金像  
嵩脚上聞之欣然披林求索時白霧昏迷失路一往看  
之即入山水唯觀一麝香去人三四步側足聚跳步步  
若有所引口久迴顧去十步中忽虛元明  
有青燄出就視之有自然天池嵩山記  
嶽廟口為神像有一玉人長五寸玉色甚光潤制作亦  
佳莫知早晚所造蓋嶽神之像相傳謂明公山中人悉  
云嘗失之瑤漿与石髓清骨宜遭逢穴中觀二人圍碁  
經句乃觀有一杯白飲与墮者飲氣力十倍碁者問願口否墮者  
云不願碁者曰從此西行天井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  
自當得出若飢取井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  
中問張華華曰此仙館丈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  
石髓石況是降神處跡惟申甫同周翰已洽論伊衡亦期功

誠富東山興須陟中台庸勉促旋駢軼未可戀雲松散  
材事即異期為十一峯

大和三年六月十日 刻字入薛元

余被 詔禱雨於 岳祠獲是石于圮牆之下遂移

置壁間庶圖傳之永也熙寧丁巳季春日大梁王紳

衮儀

今在中嶽廟壁題云府尹王侍郎准制拜嶽准字作

准金石文

立石紀年太和北魏亦有太和今詩內小註稱白虎

通為白武通虎唐廟諱知為唐文宗太和年也說

王侍郎者王璠以吏部侍郎為河南尹也韓文公與  
祠部陸員外書云有沈杞者張訖者尉遲汾者李紳  
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材也汾遂  
以貞元十八年登進士第其文章雖不多見此五言  
詩排募頗近昌黎真書規撫虞永興尤精妙昌黎亟  
賞之不虛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詩有注引道書仙經世說等皆出初學記唐之詩人  
守此獮祭也未有熙寧丁巳大梁王紳題字云獲是  
石于圯牆之下移置壁間汾名見劉昫唐書張仲方  
傳云李吉甫卒太常定吉甫謚謚為恭懿博士尉遲

汾請為敬憲

中州金石記

按題詞則靈勝詩乃王尹撰尉遲汾書金石文字記

作尉遲汾撰誤

河南府志

碑在中嶽廟峻極門之東角門壁碑自熙寧丁巳大  
梁王紳移置壁間舊惟嵩陽石刻記作尉遲汾書近  
府志踵襲其謬且謂金石文字記作尉遲汾撰者誤  
據詩云皇皇三川守馨德清明躬其意正言王尹隄  
制拜嶽汾乃寄呈此詞若以尹自撰豈復作此語哉  
詩後用東山展齒等字皆可證明為汾所寄無疑而  
葉氏竟率然至此其他安德不滅裂為之耶唐石刻



功德還其位者不得常祀且聽棄祀者皆  
不得祀不得常祀然其禮事皆與如祀者  
之盛所謂生乃已來未可知如祀者賢謂  
於堯舜遠者此其效與祀者皆或祀者廟  
或不設修事唯設博士弟子或設於司  
名指實亡者其所業獨廟祀者與祭者  
類至官祭已為先既新祀祀者廟又命王  
改為觀回至子學十人為其餘亦十人  
多入應公羊高在也明孟軻荀況伏生  
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靈等數十人

皆圖之辭詔博士弟子以習其乃設講堂  
教之於禮肄習其中又為置木錢向米令  
可繼廟之廟成如率事及博士弟子入  
學於釋菜禮者數壇也其習與於學  
觀祭尚文於古記與不貫諱故其為政知  
所先也其可歌也子曰詩曰  
維此廟學觀祭所也厥初庶下福不以  
光矣其所廟太廟廟者以新斯高福隆與  
講讀司常不諱用勸竭竭先哲之師也  
羣聖嚴嚴介濂已拜象圖祀尚成在斯堂

以瞻以儀以不惑以安以君以親成美  
琢辭以石以贊以昭  
翰斲木字國以祭酒賜紫金魚袋韓  
撰

舊碑題元味十三年李使君魏經昭  
文及置石大和三季歲壬正西卯月朔  
廿五日癸酉敬使君賡述立朝議以權  
知肅州司馬上柱國任迪書兼等題  
皇宋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初吉朝議大  
亦直龍圖閣提舉兼建康府府倉禧觀賜紫

金魚袋陳以頤兼書并題

朝奉以權兼魏肅州軍節度使內勸  
事階緋王寢龍重立

皇朝嘉靖癸未歲三月吉旦奉政而布漸江肅州府同知

肅州王備校補 陳以新墓物

釋文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  
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  
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  
坐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

金石錄卷一百八  
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與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繇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工改爲顏回至子夏十人象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元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教之行禮肄習

按此碑据金石錄及廣川書跋皆以爲任迪行書而廣川則又云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是此碑最初立者爲敬僚在大和三年重立者爲王通古在咸通四年再重立者爲王夢龍在宋嘉定十七年最後摹刊者爲王俸在明嘉靖二年癸未而書碑則初爲任迪行書後爲陳孔碩篆書最後爲王俸校補卽此碑是也歷次重立皆不詳其故大約是斷裂缺遺然自大和三年至咸通四年僅逾三十五年不知因何重立碑題無明文王通古又無傳可攷不知廣川書跋之語有可据否也文爲

金石錄卷一百八  
韓愈撰今取宋畱耕王氏昌黎文集刻本校之其  
不同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集本焉作  
爲然字屬上句北面拜跪薦祭集本無拜薦二字  
皆無如孔子之盛集本無作不其賢過於堯舜遠  
者集本作遠矣顏回集本作顏子設講堂集本上  
有又爲置三字又爲置本錢廩米集本無又爲二  
字揭揭先哲集本先哲作元誓以贊攸始集本攸  
作假又集本題下注云此篇方從石本方者朱子  
考異序所謂甫田方氏卽方崧卿也石本當卽敬  
僚所立者畱耕王氏集本刻于寶慶三年王夢龍

其中又爲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  
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  
鄴侯尙文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  
也已乃作詩曰

維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字先師所處亦  
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  
先哲有師之尊使聖嚴嚴大法以存象圖孔肖咸在斯  
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辭碑石  
以贊攸始

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



全不古續名二十一  
三  
舊碑題元和十三年李使君繇經始碑文及置石大  
和三年歲次己酉六月朔廿五日癸酉敬使君僚建  
立朝議郎權知處州司馬上柱國任迪書兼篆額  
皇宋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初吉朝議大夫直龍圖閣  
提舉建康府崇禧觀賜紫金魚袋陳孔碩重書并題  
額  
朝奉郎權發遣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緋王夢  
龍重立

皇明嘉靖癸未春三月吉旦奉政大夫浙江處州府  
同知長洲王倅校補 陳弋新摹刊

石本刻于嘉定十七年是刻集之時石刻新出甫  
四年方氏未能据以校韓集則方氏所据者尙是  
任迪之舊本矣碑與集不同之處雖於文義無大  
紕繆然細按之則今石本較勝或方氏所見石本  
有缺泐模糊及剪禱失次之病致互異也昌黎撰  
文時守國子祭酒据本傳自袁州刺史徵爲國子  
祭酒在元和十五年碑舊題云元和十三年置石  
大和三年建立是置石在撰文前二年建立在撰  
文後九年矣碑載鄴侯李繁新作孔廟十哲皆塑  
象其餘先賢後儒皆畫壁亦可見當時廟學從祀

金石錄卷一百八  
之制李繁爲鄴侯泌之子舊書附泌傳但言其累  
居郡守而力學不倦歷隨州亳州刺史而不及處  
州據此碑知其官處州在元和十三年也敬僚任  
迪俱無傳宋時重書之陳孔碩福州侯官人宋史  
附見其子驊傳稱其爲朱子及呂祖謙門人重立  
石之王夢龍無攷

東郡懷古詩刻

石橫廣三尺六寸高二尺三寸二  
十一行行十三字隸書在滑縣

東郡懷古二首

義成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尙書兼滑

州刺史御史大夫李德裕

王京兆

河水昔將決衝波溢川海崢嶸金堤下噴薄風雷音投  
馬穴未弭爲魚歎方深惟公執珪璧誓與身俱沉誠信  
不虛發神明宜余臨湍流自此迴咫尺焉能侵逮我守  
東郡悽然懷所欽雖非識君面自謂知君心意氣苟相  
合神明無古今登城見遺廟日夕空悲吟

陽給事

宋氏遠江左豺狼滿中州陽君守滑臺終古垂英猷數  
仞城旣毀乃夫心莫畱跳身入飛鏃免胄臨霜矛畢命

在旗下僵尸橫道周義風激河汴壯氣淪山丘嗟尔抱  
忠烈古來誰與儔就烹感漢策握節悲陽秋顏子綴清  
藻鏗然如素璆徘徊望故壘尙想精魂遊

大和四年六月一日題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詩刻劉昫唐書李德裕傳云大  
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  
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功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  
用九月檢校禮部尙書爲鄭滑節度使今碑以大和  
四年立其自署云義成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戶部尙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正與史合懷古

詩二首亦見全唐詩王京兆名尊漢東郡太守陽給  
事名瓚宋濮陽太守元和郡縣志云白馬縣河侯祠  
在縣南一里漢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浸瓠子隄  
尊臨河不去後人嘉尊壯節因爲立祠今詩云登城  
見遺廟卽其祠也顏延年有陽給事誅在昭明文選  
序云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李善引東郡圖經曰滑臺  
城相傳云衛靈公所築小城昔滑氏爲壘後人增以  
爲城甚高峻堅險臨河亦有臺今詩云徘徊望故壘  
卽其地也河侯祠在今滑縣南一里滑臺當卽縣治  
德裕有書名李商隱會昌一品集序稱爲隸法道媚

金石錄亦有德裕隸書平泉草木記山居詩今不傳

中州金石記

按李德裕在東郡懷王京兆陽給事詩二首後署  
大和四年六月一日前結銜据新書本傳太和三年  
年召為兵部侍郎出為鄭滑節度使舊書傳三年  
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為鄭滑節度使以詩結銜  
考之則德裕是檢校戶部尚書出為鄭滑節度非  
兵部侍郎亦非禮部尚書兩傳皆誤而中州金石  
記以為正與史合者非也唐書地理志滑州靈昌  
郡本東郡天寶元年更名此詩題曰東郡是滑州

舊名也義成軍即在滑州本名永平貞元元年所  
改建中二年增領鄭州興元元年徙治滑州故傳  
謂之鄭滑也詩第二首陽給事云就烹感漢策全  
唐詩漢策作漢使餘並同石刻無書人姓名意德  
裕所自書耶

吳達墓誌

石高廣俱一尺八寸九分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正  
善益題大唐故吳府君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奉義郎試洋王府長史濮陽吳府君墓誌銘

并序

鄉貢進士寇同

府君諱達字建儒濮陽人也其先与周同姓文王封太

伯於吳至武王始大其邑春秋之後與爲盟主及越滅  
吳子孫奔散或居齊魯間因爲郡之籍氏焉祖偉皇任  
虔州虔化縣丞父口冕皇任禹州別駕題輿貳邑克著  
公清積慶所鍾寔繁靈嗣 別駕娶 鍾氏而生四  
子 府君卽其長也弱不好弄長而能賢清白自持有  
南朝隱之之操雄謀獨運得東漢漢公之風歷階奉義  
郎累試洋王府長史始著籍于豫章晚徙家于京國優  
游墳典怡性林園脫弃軒蓋之榮趣翫琴樽之樂雖二  
踈之辭榮四皓之讓祿媿之長史今古何殊不幸以大  
和四年夏六月有六日遘疾終于勝業里之私第春秋

六十七以其年十月廿日辛酉祔葬于京兆府萬年縣  
洪固鄉北韋村烏虓梁木斯壤哲人其萎青烏占宅岁  
之期白鶴爲予喪之客夫人扶風郡 萬氏閨門肅睦  
無慙斑氏之賢四德不虧豈謝謝姑之德先以寶璽元  
年十月廿一日捐館于前里第及今克遵祔禮也 夫  
人實生二男一女長曰仲端次曰仲璵並幼而敏慧有  
文武幹材或親衛於 丹墀或繕經於白武追隲光之  
莫及痛風樹之不停以其禮經有制空垂志行之文金  
石靡刊孰紀陵口之變銘曰

吳氏之先 周室配天 封伯東南 世多其賢 春

秋之後國始大焉代著仁德府君嗣旃清慎  
廉退吾無間然秩試王府道優林泉積善何  
昧逝于中年不洪固高原南抱樊川佳城鬱鬱  
宿草芊芊鸞鳳茲禱龜北叶吉夜月松風  
萬古斯畢

按誌所稱吳達及其祖偉父口冕兩唐書俱無傳  
誌稱達累試洋王府長史洋王者憲宗子初名寰  
後改名忻始王高密進王洋誌又云祔葬于京兆  
府萬年縣洪固鄉北韋村長安志洪固鄉在萬年  
縣南十五里管都四十八畢中丞沅注引路巖

撰渾侃神道碑有胄貴里歐陽詹撰左驍衛將軍  
馬實墓誌有延信里司馬村而不及此誌之北韋  
村可据此以補長安志之古村名也誌又云夫人  
萬氏捐館于前里第捐館二字本史記蘇秦傳秦  
陽君捐館舍云云其用之于婦人則始見于此

湘中紀行詩刻

石橫廣三尺五寸高二尺二寸二十行行十三  
字或十二十四字不等正書左行在祁陽縣

湘中紀行

湘江永州路水碧山翠兀古木口口潭陰雲起龍窟峻  
屏夾澄澈怪石生口勒口艦時邇迴輕舸已超忽疾如

奔羽翼清可鑿毛髮寂寞榜漁舟透迤逗商口口行十月杪猿嘯中夜發楓葉寒始丹菊花冬未歇疑流綠可口積學浮堪擷口禱每驚新幽奇信誇絕稠峯疊玉嶂淺浪翻殘雪石鷺雨中飛霜鴻雲外別迴鴈峯沂洞已勞苦覽翫還愉悅鶴嶺訪胎仙口陽縣白鶴口道唐音亭士屈志靜得仙處仰文哲元川間口漁釣山上多薇蕨無以佐雍熙何如養疵拙安人苟有績撫己行將口此路好口口吾其謝羈縻

大和四年十月廿五日口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諒過此偶題并領男頴同

登覽

按李諒兩唐書無傳全唐詩有其人小傳稱諒字復言三宰劇邑再為郡牧終京兆尹而不詳所牧何郡所載詩但有蘇州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詩一首題下注云時長慶四年也而不載此詩詩中缺泐無從校補此詩題曰湘中紀行是官桂州刺史道經永州題此詩於唐亭者合而觀之是諒先于長慶四年守蘇州至此時相距七年而移守桂州所謂再為郡牧者是已蘇州元日詩句云新知四十九年非是長慶四年年

五十也至此則五十六矣有一子名穎諒之可見者祇此

甄叔大師塔銘

碑連額高八尺三寸三分廣三尺九寸十九行行三十三字正書

大唐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甄叔大師塔銘 并序

沙門至閑謨

瑯琊王周古篆額

口岐大師法号甄赫幼而聰敏侗儻不羣心目貞明具大人相觀死生輪上見三聚羣迷猶如雖口處在口口口勝妙欲樂口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口式求正

覺了義扣 大寂禪門一造羈機萬慮都寂乃曰羣靈本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口滅金口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北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行而遍歷沙界不口而口蓋靈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蔭界中妄自囚繫於是形同水月浪跡人天見楊岐山羣峯口口乃曰坤口作鎮造我法城纔發一言千巖響荅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青嵐色中化出金界一口口口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口口口緣已畢幾感難留元和庚午歲正月十三日忽弃塵區還歸口定門口口口口口口心沒悲口海哀聲動山如月隱天



衢羣星失曜大口衆木積爲香樓用建口毗口舍利七  
百米於東峯下建窣堵波巖旋錦章列其前澗撲銀河  
落其後永先法嗣用鎮山門上足僧有任運者飽飲法  
乳誓報深恩涉萬重山經三千里來投於我請述斯文  
將口其心式旌口口銘曰

吾師內外皆明澈如淨瑠璃含寶口常口口水灑

羣靈大注禪可未曾竭獨步楊岐山頂上建出

花口勝仙闕樓臺壯勢射虛空魔界輪幢盡摧折

闍浮月隱須弥角一念收光歸寂滅長畱舍利

鎮山河光透支提照巖口猶如蘆蔔花飛去枝

上餘香長不歇無限門人嚙此香口口口口口口

刺史鄭縣令闕書碑人僧元幽當臺缺

唐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四月癸亥朔卅日壬辰

右甄叔大師塔銘甄叔者乘廣之弟子也卒於元和

庚寅正月至大和壬子沙門至闍爲製塔銘相距二

十有三歲矣題稱塔銘而篆頌作碑銘篆人爲琅邪

王周古書碑人則僧元幽也此碑向無著錄者餘姚

邵二雲侍讀爲予言在萍鄉之楊岐山訪之廿年不

得頃澤州胥燕亭訪予吳門燕亭嘗宰萍鄉檢篋中

乘廣甄叔二碑相贈喜海內之有同好也因書數言

識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碑高一丈三寸廣五尺二寸連後記及詩二首共三十七行行六十八字行書在鄞縣

大唐越州都督口口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舊碑是前口趙州刺史徐嶠口書

前秘書口正字郎萬齊融撰

順陽范的書并篆額

韓持鐫

我聞語寂滅者本口以不生而菩薩不能去資生立法談逍遙者存之於無待而神人不能亡有待為煩吉口

之降帝農教以耒耜蒼靈之下后稷俾其播種故維摩之毗耶稽首持鉢尚詣於香積口迎之給孤洗足著衣猶乞食於舍衛口知夫食者不獨乎人天農者豈唯乎政本阿育王靈塔寺者晉義熙元年之所置也昔孔雀氏宿童子之因果當金人之授記暨鐵輪位口寶塔功成計鳥道之千里占人寰之一勝夜口密跡以飛行神僧護影而圍繞雖方壇氣象口萌青石之符而員頂光明未質白雲之狀迨觀音應現而口口利賓虛求以日口口口涌出恁如多寶之音一瓜圓開宛是樓升之相神其不滅道在茲乎晉安帝允釐三才成就六度聿圖

蘭若式印招提景行阿育王故以育王靈塔爲稱首徒  
觀夫輪奐規矩鈎繩剏製珠軒翠檻延袤中霄玉雷金  
池周羅上界環海之下流元氣大地爲衣圍山之上結  
太清諸天作蓋信方廣一都之會也左赤岸而千里右  
青□□□曲霞標莽蒼幽幽述鬼谷之祠日剏晶明的  
的識文人之館天花未雨宿傳龍界之香地嶺無風時  
起魚山之梵則知定光諸佛海天台之赤城羅漢羣仙  
謬峴崙之靈圃□□□惟神授道乃人口向使□□王  
昧巴連之因初微此塔迦葉佛晦閻浮之跡殆曠茲山  
蓋虛明之絕境不可得而思議者也粵寺東十五里塔  
墅常住田者宋元嘉二年□□□所立也宋文帝秉籙  
□□作娑羅之外護感闍耶子砂粳之供制賜是田梁  
武皇握樞臨極爲寶應之下生見阿育王金粟之果勅  
蠲其賦日月盈止既有命以自天陵谷□□□動其  
如地梁普通□沙門僧綬茲寺之應真也以發行爲道  
場以直心爲淨土聞純陁良田之喻遂薦志焉旣種旣  
戒載芟載柞察地道之化成觀天道之時變晤是□□  
之□□始以常住名焉次有僧濟上人虛已淨心紬茲  
惠業披衣畫其脰埒持戒整其疆畔苗而不秀有恨何  
及迨陳隋之季喪亂薦臻農野蕭條鞠爲茂草 我

皇家執大口乘飛龍陟上帝之耿命紹復先王之  
業有山棲曠和上道尊人傑德貴大師中宗孝和  
皇帝親降璽書願同金輦擊鼓而陳其人國造船而捧  
其登座故知二乘行道口口朱口四果適時還陞紫口  
雖植衆德本作南山之福田種諸善根存東臬之淨業  
初湖之左右夾壤二區榛梗始口菑畚粗立僧徒理勝  
力未贍農童牧因間私竊種藝和上口蒙俗之貪垢負  
冥期之幽報乃推湖西易壟讓爲閑田口諍歸之春稅  
就給唯割湖東十頃復古賜地窮海北漸曾山南麓樓  
子根盤以東峙富都股引而西注真陸水膏腴之沃壤

實神靈灌液之奧區於是奠其吟嘏孚其版籍農野罷  
侵田峻至喜人到於今稱焉前寺主簡皎二法師僧祇  
之龍象也就先疇之映畝敦老農之底績歲事作製蓑  
笠來思者久之歲功未成生厓其盡口口去荒涼紫  
陌之田影壁空存搖落青園之寺可爲長太息者矣有  
惠炬闢梨德業淳修曾統經領道勝之韻生而能言禪  
悅之味老而彌篤用能纂其口始高軌可追口口口  
口口口遠与法言沙門俗姓喻氏貞口口口惠心苦節  
今屈知墅任垂將十年先是曷鹵未斥塗洫未濬蘆稗  
翳蒼溟于農郊夫其心靑制度目口曲折荷節畚土堊

窪鏗凸隕□□捷石□漑高湊仰增卑陪薄分熬水□  
□達□氣填挾遊盪而時至餘皮寬緩而不迫終古旱  
害浸以汙潢冬不祈於積雪夏無滎乎小雨由是湖有  
□□之号焉當其春鴈司載田事旣飭產孚甲毓萌芽  
或薦或藜實穎實發上農臺而課長贏汝陽之稼如雲  
矣及夫寒蟬記時農乃登穀兒積聚築場圃孚不遺秉  
贏無□□□□而督收成海陵之倉非衍矣詩云倬  
彼碩田歲取十千其是之謂乎百穀旣蒸萬俱旣設滿  
以衆香之鉢薰以毗耶之城或異聲聞若化菩薩虛高  
座以影集時洪鍾而□□□座而坐飯食經行臭若香

風味同甘露遍滿一切周流十方聞之者得未曾有食  
之者咸登正位白衣之會龍國無掘鬱金之香緇裳之  
集雞寺不碎庵羅之末三藏□□□□之可貴一器  
沙口識麩坊之非重資我飯□師之力歟都維卽□綜  
遊方觀化大口慈誘火耕水耨常有助於上農飛杖浮  
杯今載行乎中國上座釋辯疑十城之僧主也□□□  
合金梓發其休徵寺主釋惠敏九州之維卽也風骨天  
成鐵鎖起其靈相咸能以如來之衣衣分如來之座坐  
護育王之靈塔願賀金錢□育王之聖田思摸石柱弟  
子早按蘭書式典騏驎之閣晚遊蓮跡每參鸚鵡之林

寶頭盧之下空亟見有能師子舍那私之入寺豈謂無  
知老人識異博文才非能賦阮公不事曾供香花顧越  
有緣遂瞻碑版滿笈多之石室未擲其籌對輪王之金  
地且耕其筆多羅口菜而書偈云

渾儀草味象物紛拏或甲而乙或萌而牙萬殊成類百  
寶攸嘉故后稷布其種神農嘗其華其燧人更運火正  
司職教以鼎飪炊之黍稷易茲毛茹成此粒食是之爲  
人天是之口皇極其我聞維摩曾語舍利如來大慈甘  
露上味又見阿難問是香氣亦有以飲食以之爲佛事  
其若長者主若聲聞人天諸居士地虛空神如聞飯氣

而亦口臻况口之口口有待之爲身其猗與童子供

資砂糗法主大慈冷然虛受伊鐵輪以授記從滅度後  
何寶塔之莊嚴得未曾有其鳥道於許人寰在哉鬼神  
冥運風雨潛來自雲涌出青口口閉口千輪之蓮跡建  
百福之花臺其宋帝下生梁皇外護太稷賜疇司農蠲  
賦皋壤暎發溯源灌注既魚口以左右亦犬口而盤口  
其落畚平秩臺笠口思爰疏畛畷是務鋤犁三農口口  
萬畝祈祈自膏口而兼倍矧雨露與華滋其豁茲開士  
賞功司過口以犒勤形以肅惰東作方口西成是課始  
象耕而鳥耘終牛春而馬鋤其千箱既積五穀斯分味

蒸甘露口涌香雲孰云菩薩而謂聲聞搏須弥所不能  
盡曷毗耶之足薰其藐爾赤松猶田白玉矧伊塔寺神  
通付囑信矣育王能生金粟彼鄭國之泥紫如富都之  
水緣十我來自東經行成趣淨業斯闢善根方樹式紀  
因緣匪存章句庶金田與石柱口巍巍以常住

育王寺碑後記

此寺碑記嘗爲屢盜隳壞久無豎立有好事僧惠印  
錄其舊文藏於篋笥又與老宿僧明秀志詮寺主僧  
志口上座僧栖雲都維那僧巨嵩會議重建其碑焉  
余美其樂善會剡越間有隱逸之士曰范的業文功

書未遇於時常萍泊雲水間一日扁舟至明余邀以  
書口添勝境遊觀之一事略紀端由於碑後云大和  
七年十二月一日明州刺史于季友記

范處士在育王寺書碑因以寄贈

明州刺史于季友

墨妙復辭雄扁舟訪遠公口天書梵口霜月步蓮宮  
跡寄雙林下名畱劫石中遙知松逕望棠菜滿山紅  
時在育王寺書石字奉酬 口丞使君寄贈四韻  
依次用本韻 處士范的上

拙藝荷才雄新詩起 謝公開緘光佛域望景動星

金石錄卷二十八  
宮風雪文章裏書鑄琬礪中將誰比佳句霞綺散成

紅

石有口者口口音柳

按阿育王寺在今浙江寧波府鄞縣阿育王山中  
此碑題大唐越州都督口口縣阿育王寺常住田  
碑唐書地理志明州餘姚郡開元二十六年採訪  
使齊澣以越州之鄞縣置則其題此碑時未置明  
州鄞縣尙屬越州爲都督府所轄也金石錄載此  
碑題曰育王山常住田碑萬齊融撰范的行書雅  
雨堂金石錄刻本注云按育王山當作育王寺然

阿育王是佛號脫去阿字但云育王誤也浙江通  
志碑碣卷載此碑注引鄞縣志云范的順陽隱士  
大和七年刺史于季友邀書齊萬融舊文此碑後  
有于季友記但稱范的爲剡越間隱逸之士前題  
則云順陽范的書并篆額順陽地名無攷前題又  
云舊碑是前口趙州刺史徐嶠口書前祕書口正  
字郎萬齊融撰徐嶠下泐字乃之字也新唐書徐  
浩傳云浩越州人父嶠之善書舊書亦附浩傳云  
父嶠無之字官至洛州刺史墨池編云嶠之字惟嶽  
佐佑五王迎立中宗歷趙湖洛州刺史此碑題趙



州刺史其官在迎立中宗之後則爲開元初書矣  
萬齊融見舊唐書賀知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  
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  
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  
齊融崑山令云云据朝萬二字是以萬字屬上文  
作賀朝萬也然全唐詩小傳於萬齊融注云考唐  
人所選國秀搜玉二集俱作萬齊融賀朝則顯然  
是舊唐書誤也舊傳稱齊融官崑山令碑云祕書  
口正字郎當由前爲正字郎後爲崑山令未可知  
也浙江通志作齊萬融亦訛刺史于季友兩唐書

于頔傳云頔子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  
尉不言其官明州刺史不知卽此于季友否耶碑  
末于季友范的倡和二詩全唐詩俱不載

寂照和上碑

碑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九寸三分二十八  
行每行五十二字正書篆額在咸陽縣

大唐安國寺故 內外臨壇大德寂照和上碑銘 并序

宣德郎守秘書省著作郎充集賢殿修撰上柱國段  
成式纂

少華山樹谷僧无可書

處士顧元篆額

釋氏徒毗尼者雖不轍乎意地而形骸之外是釭是輻  
大宅煽烘羊鹿効駕亦各也視中夏聖人刑自墨數三  
千或由性戾將墨而之贖金也將贖而之畫衣慙懼也  
以至蹙芻視衿未嘗犯者信生于平鄉可約束至顏氏  
子也西方聖人設戒二百五十俾隄限身口徑出生死  
今言法者殼喉舌鏑鎧其人我性鏘戾垢不嘗凜雪近  
非延獎或不能孕業人天也言禪者失之理圯漸磴一  
念五位不及能者吾見其爲泥人若射箭也至于咏生  
死之流闌身口之歧其在毗尼乎  
國初有宣聲  
乎毗尼寂寂然將二百年有  
照公嗣焉  
大德

號寂照字法廣族龐氏京兆興平人 父詮灌鍾府折  
衝鎮于咸陽馬跑泉精祠母竇氏嘗夢禮掌塔旣而有  
娠不嗜葷腴及產吮而不啼愆而始誰竇氏日滋善種  
福隆頴碩請介處不饁其夫許之塊然若居士之室太  
常之齋也雖虬口于牀將蓋不觸遂同謁揔持寺積禪  
師始具五戒 大德隸孰筭年昉七歲宇泰定者佗如  
顛日積公異之父卽問爲童俾勤汲煬不難離別初讀  
法華經五行俱下次授維摩經俱舍論未終執際腹三  
百幅衆号聖童遂嬰髮焉如匠之度木中若蠹蝸心入  
震火叩之其聲虛嘶爲桴則速腐不能久持大厦故鼓

地之桐 大士之種也澗梓之腹 大士之聲也荆氏  
之林 大士之用也而貌弦號鐘一鼓殷然大鑿十四  
年西明寺遇方等口試得度隸于慈悲寺初肆四分勤  
不交睫卽開講於海覺寺著名兩街後弋志於涅槃經  
起信論功次六麓理混四生壞提漢激宗流于性或有  
墨守悞塚利喙三尺一破偈答暗革挺藪固毗耶比丘  
不足以解疑悔也貞元六年 詔啓無優王寺舍  
利因遊鳳翔聖律學者從而響臻 大德規規不怠處  
衆如表影惟直矣或珥多羅菜者口蒲萄萹者不病面  
而鑑壁者染爪而半月形者悉暫由右門而出也十年

春將夏于清涼山清涼山曷殊大士是司鱗長遊之不  
誠必有疾雷烈風 大德胼胝膜拜終日不息見若白  
構而梁木散而釭虞乳剽於霓末戟網姆於曦表其光  
大而綆直細而瑩滴詭狀雲手臂影電燧千變萬化不  
可窮極居山雪首者驚曰自有此山未有此相由 大  
德行潔誠著也因屢及蘇州入到此山險如楞伽勢如  
高陟榭檜駢植衢柯四布夏籟所及百僑苔色其下揭  
車夜千緜孳芊芊相傳云普賢地也 大德望麓一禮  
五雲觸石越一年之大白復賓于號止法會福慶寺往  
來於渭濱鄆塢間十餘年後教授於隴州稠林槎枿靡

界日盛時昭義劉公邕在普潤息女出嫁請口 大

德具戒焉元和初豐鐘創鉅戚難跋及至三年於咸陽

魏店立尊勝幢祈禱法界也其年功德使請住安國寺

每移 聖容院俾二望僧主之 錫二時服各隸

七人 大德一數也自長慶中寶靈末大和初皆

駕幸安國寺 大德導于 前蹕儀形偈答不隔

流廣因 詔入內夏于神龍寺大和二年來延唐寺

數乎菩提惻乎禪郵泊七年冬季上弦而疾下弦而病

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支其月閨維於寺北原僧

年七十六僧夏五十七置幢于積祖師塔院門人神晏

啓初紀日子幢其詞蔚然矣門人律大德口文其行惟

肖門人契元駕說者也 大德設泉元構心跡規矩若

日出于湯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其徒化之實實然不

差淨觸噫 大德之去佛日虞泉矣門人興善寺實相

上人惡俗決疣顛處塵外嗣 師之志以成式腹笥三

藏請詞其德銘曰

汗汗霽流導于港溝覺路坦夷踰厲其軼燧明厚夜業

白束晷由之不懈二乘其軼惟宣斯述惟寂斯紹偃蓋

標扞影直其表性若擢筠猥寒聳冰珠數絕貫衣特壤

勝志完海囊爲正法朋隄防意地林援不騰瞻荀惟嗅

多羅不斷鳴癡翼慧無明破卵燼其業第茲厥乘緩馱  
絕中流平漚拔渾一雨濯枝嵐飈鼓翰偈古雲碧庭秋  
桂丹羣木繩方衆景圭端資糧躡蹠長途僅半儵然而  
往慧曠晚晚卯樹蟠實奈萎霜苑甚垢斯潭衆縛斯爾  
覺源昉醮大宅灾燁迪毫詎昏品蓮詎凋行著高石劫  
窮不消

刻 玉冊官李郢刻字

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  
識之以語土人豎于道傍其后王咸陽移之咸陽城  
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名其寺為安國寺按碑

段成式撰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為佛言尤

奇無可賈島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柳誠懸而

優孟者子秀名榕太史德涵子也石壘鐫華

碑舊在縣西卅里馬跑泉鎮今移置縣寺堦下夫物

之善合往聞未覩碑初出失跌土人以碌礪承之不

相宜移來方慮寺堦下方石刻雲覆宛然以碑合之

昭然原跡不知何相遠也遇亦奇矣聞初康牧識而

出之士中牧號小山對山子也咸陽金石遺文

唐季惟裴休成式以通釋典稱裴事莊嚴流行猶為

外事則悟佛心印者段一人而已今觀此所為照公

碑記聞洵博然精微奧義何未數數然也豈專重在戒故于法禪二宗不無軒輊乎乃牟尼一人之身耳道何以三也倘段于所謂一者未能唯耶碑稱顏氏子若戒可端門則四勿爲一偏之語矣而法禪二物又將屬之誰乎段未免貪多識而不見如來已無可之書固一時習尙石經多此法可知也然此碑則導源二歐掩有河東清道圓利洵可擅一時之技出諸書僧之上世輕其人因薄其技而不傳余乃爲拈出不徒以愛段文而已也

墨林快事

碑文險怪用內典字極夥樊宗師之流亞也有云西

方聖人設戒二百五十魏書釋老志爲沙門者初修十誠而終于二百五十則具之成大僧婦人道者曰比丘尼其誠至于五百隨事增數在于防心攝身正口古之僧尼未有不從律戒入者今則以禪悟爲上乘置戒律于不復道矣

金石錄補

文云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支按孟子爲長者折枝趙氏注云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碑以支爲枝用孟子語寂照俗姓龐氏京兆興平人父詮灌鍾府折衝灌鍾府蓋亦雍州百三十一府之一而史之所佚也寂照卒于大和七年十二月其刻銘之年

月不可攷金石文字記題云開成六年正月攷文宗以開成五年正月崩武宗卽位其明年改元會昌安得云開成六年乎蓋顧氏記憶之誤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唐安國寺有二一在西京一在東京在西京者爲睿宗龍潛宅以景雲元年九月爲寺卽此是也在東京者爲中宗節愍太子宅神龍二年爲崇恩寺後爲衛國寺亦以景雲元年十二月改名其並得名爲安國者以睿宗本封故也大德以大和七年卒文稱大和二年來延唐寺以會要攷之延唐本名萬善爲會昌六年奏攷碑于開成末卽稱延唐是會要云云亦不

甚是矣

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撰者段成式舊唐書傳段文昌子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爲祕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祕閣書籍披閱皆遍累遷尙書郎咸通初出爲江州刺史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新唐書則稱其官終太常少卿而皆不載其官著作郎充集賢殿修撰史之畧也段成式詩與温庭筠李商隱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以三人皆行十二也書者僧无可全唐詩小傳稱無可居天仙寺此碑則云少華山樹谷僧其詩有宿安國寺簡公院一首殆卽此

書碑之安國寺也碑書無憂王寺誤作無優蒼苟  
作瞻荀通用字碑無建立年月据文稱大和七年  
冬季上弦而疾下弦而病化其月閏維於寺北原  
計其時歲暮矣此後神晏置幢契元述行實相請  
銘皆非閏維時所能猝了而大要亦不出來年之  
事然無可確定附於七年

林放祠記

石已殘裂就搨本計之高四尺一寸八分廣二尺七分七行行廿六字或廿七字不等正書在曲阜縣放

唐 林放祠記

原□□□故□□□□□□□□世道人心之大  
□□□以□□□□□前□也 缺 孔子賢之□ 缺 而□  
畫□言一時□奕世之下莫不□問禮一言□□□林  
放□以□□ 缺 正□□□□春□祭□列于洙泗之濱  
故百代□振人文于不朽也 缺 □以□於□其□中□  
□□民□□□□□□□□人□□□ 缺 功□□□文□  
□□□至不□可 缺 先王之□□□□ 缺 及士民之□  
□受其教化 缺 □非□然 缺 七十二□□皆確乎不可  
缺 固宜乎与□ 缺 林放之賢□聖人□□雖泰山□□  
如□□嗚呼此其所以為 缺



金石錄卷一百八  
大唐口和口年甲口春口口

按碑文缺泐讀不成句題曰林放祠記文中惟林放字兩見而建祠之由不能詳也林放魯人孔子弟子開元時贈清河伯闕里文獻考載放城集唐大和二年碑卽此碑也碑末年月存和字甲字大和二年戊申歲不應有甲字惟八年爲甲寅當是大和八年立闕里考似誤

落星石記

記二段一段七行行九字一段四行行十一字正書在興平縣

若星石者晉穆帝昇平元年正月丁口口于口西南皇

甫村口口口口爲石至大和口口口口百九年是年正月二口五日因移在縣之後口長城陳元錫記

落星石埋沒縣東北荒蕪地恐久沈迷移來縣廨

大元至正廿八年口口中旬

郎中崆峒米克明峻德記

右刻在唐大和中陳元錫題名之後石卽晉昇平元年所隕者也詳見元錫記及晉書本在縣東北田間克明昇之縣署因有此題

關中金石記

按記云落星石晉穆帝昇平元年正月丁口口于口西南皇甫邨至大和口口口口百九年云云晉

書穆帝紀昇平元年正月丁丑隕石子槐里一此  
石刻丁下泐字乃丁丑也槐里縣名即唐之興平  
縣長安志興平縣石星晉穆帝太和中隕于槐  
里以昇平作太和誤矣太和是晉帝奕紀元非穆帝長安志又  
去槐里故城在興平縣東南十里此記云西南是  
槐里之西南然攷興平縣唐置二十鄉宋存六鄉  
管二百四十邨而長安志所載六鄉東南西南皆  
無專主鄉名不知皇甫邨當在何鄉古村名亦可  
補長安志所未備也自晉穆帝升平元年丁巳歲  
至唐文宗大和九年乙卯歲凡四百七十九年而  
此記大和下缺四字下有百九年字數不能合所  
未詳也

修龍宮寺碑

碑連額高九尺廣四尺六寸二十  
三行行三十八字正書在嶧縣

唐修龍宮寺碑并序

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檢校左  
散騎□□□□□□□□□□丞賜紫金魚袋李紳  
撰

會稽地濱滄海西控長江自 大禹踈鑿了溪人口  
宅土而南巖海跡高下猶存則司其水旱泄為雲雨乃

金石錄卷一百八  
神龍之鄉爲福之所寺曰龍宮在剡之界靈芝鄉嵒亭  
里地形爽塏林嶺依抱剡宇頽毀積有年所自勅置基  
三徙而安此地像儀消化鍾磬不揚堵波已傾法輪莫  
轉釋老循真持誠茲寺護念常啓願興伽藍而歲月屢  
遷物力無及貞元十八載余以進士客于江浙時適天  
台與循真會遇于剡之陽師言曰禪有念今茲果矣顧  
謂余曰後當領鎮此道幸願建口龍宮以資福履余以  
爲孟浪之詞笑而不荅師曰星歲有期愚有冥告泉元  
和三年余罷金陵從事河東薛公萃招遊口口師已卧  
病而約言無口大和癸丑歲余自分命洛陽承口口詔

以檢按左騎省廉察于茲歲逾再口而循真已爲異物  
龍宮棟宇將盡命告墳塔因追昔言遂以頭陀僧會真  
部領工人將以葺事余以俸錢三千貫口口監軍使毛  
公承泰亦施以月俸俾從事寮吏咸同勝因閭里慕仁  
風靡爭施口口之功力雲集清涼之蓮宇鬱興浹旬而  
垣墉四周逾月而棟幹連合煖矣真界昭乎化城擇口  
行僧居之以愍寺事因具香饌告誠口口法王上以資  
我后無疆之祚次以資龍神水府之福以名寺  
之功力爲祐靈之顯報一雨之施潤洽必同口口佛言  
龍王心力所致使七郡山澤城邑万人介福所安翳我

龍德是用迴此法力永資泉宮僧齋護念常爲仰荅余  
固不敢以術真之言自伐俾竭誠以爲人刻石記言于  
寺之利銘曰

滄海之隅會稽巨澤惟禹功力生人始藉土壤山嶼濱  
海之東溟漲空濶邈秘龍宮貝闕難知珠宮莫測雲雨  
交昏深沉不隔聞法必聽依 佛必降豈騰溟海亦  
化長江旣資勝因爲龍景福節宣風雨以成播育撞鍾  
以告三界必聞唯爾龍室昭昭不昏我□□有僧傳  
信斯人已亡斯言不口敬報前志以垂後功建飾儀相  
昭明有融普利羣生罔資已□□□□□□□□□□

唐大和九年乙卯歲四月廿五日建

勾當造碑石并殿內石長明燈等 下缺

右修龍宮寺碑前題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  
使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  
丞賜紫金魚袋李紳撰散騎下蓋闕常侍越州刺史  
兼御史中十字也攷唐書李紳傳紳以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浙東觀察使碑云大  
和癸丑自分命洛陽承詔以檢校左騎省廉察于茲  
所謂分命洛陽者卽分司之命也高似孫剡錄旣載  
此碑又云紳自宣武節度歷左散騎越州刺史似未



尚書十三卷 孔氏傳并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廿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

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  
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  
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  
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  
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廿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  
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  
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  
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  
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  
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  
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  
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  
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毛詩廿卷 鄭氏箋

周禮十一卷 鄭氏注

儀禮十七卷 鄭氏注

禮記廿卷 鄭氏注 月令一卷李林甫等注

御刪定禮記月令表

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

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等奉勅注

臣聞昔在唐虞則靈象日月敬授人時降及虞舜則璿  
樞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則別爲時訓  
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呂氏纂集舊儀定以孟春日  
在營室有拘怙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  
泊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診事  
資革弊允屬更宜 昭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教是以  
有皇極之敷言親降聖謨重有刪定乃依构建爰準攝  
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  
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

火無相奪倫蓋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  
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  
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  
宣城大司馬齊光又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  
家令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晏待 制官安定郡  
別駕梁令瓚等爲之注解臣等虔奉 綸旨極思何  
有愧無演暢之能謬承載筆之寄義深罕測學淺無能  
莫副 天心空塵聖意謹上

春秋左氏傳卅卷 杜氏集解并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



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紀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歷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

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也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綠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

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

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義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麀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

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子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

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  
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靈  
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靈宣祖業光  
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靈  
數附其行事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  
卽平王也所用之靈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  
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  
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  
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

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  
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  
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  
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  
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  
亦無取焉

後序

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  
杼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  
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

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  
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  
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  
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  
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  
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  
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  
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廿年蓋魏國之史  
記也推按哀王廿年大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  
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廿七年楚懷王之  
卅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廿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  
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  
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卅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  
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卅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  
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廿以爲後  
王年也哀王廿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  
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  
公邾莊公盟于姑蔑卽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  
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所  
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

河陽卽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  
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  
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  
疑洞當爲洞卽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  
戲卽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  
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  
尙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緝集疏左  
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  
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其鄉士  
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放大甲

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  
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  
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尙  
書叙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  
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  
附集解之末焉

春秋公羊傳士卷 何休學并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  
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  
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

金石錄卷一百九  
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  
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  
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  
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恨先師視聽不決多隨二創此廿之餘事斯豈非守文  
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  
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春秋穀梁傳上卷 范甯集解并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斃弒逆篡盜  
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巨俗染

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  
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  
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  
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  
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脩德  
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  
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  
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  
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  
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積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靈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

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



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弃其所  
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  
善靡從庸得不竝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  
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  
與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  
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  
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惜也左氏  
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  
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  
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

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  
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  
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進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  
經師匠辭理典據旣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  
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  
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積匍匐墓次死亡無  
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  
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凋落二子半  
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  
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孝經一卷 明皇御注并序

序同石臺孝經已見八十七卷不錄

論語十卷 何晏集解并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廿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大子大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驪成等傳之齊論語廿二篇其廿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廿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 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

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太司農鄭嚮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近故司空陳羣大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開為之訓解至于今多失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妥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顛尚書駙馬

都尉關內侯臣 何晏等上

爾雅三卷 郭璞注并序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摠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号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 氏 豹鼠既辯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容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禱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竝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

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剡其瑕礫

其蕭復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

為音圖用祛未寤 輒復擁 篲清道企望塵 躅者以將來

君子為 亦有涉乎此也

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

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

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

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

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二千〇百〇十三字

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千五十二字

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元日惟丁亥書石學生前

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

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〇〇〇〇書石官

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

官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臣栢嵩校勘兼看書上石

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

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元

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

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

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

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  
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闔閭間有唐國子監存焉  
其閒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  
經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  
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卽今之石  
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  
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

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  
務玉羽給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  
賊爲虐鄩然之乃遷置於此卽唐尚書省之西隅也  
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  
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學府  
之北甌子且倅圖來視厥旣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  
半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實之凡石刻之偃者  
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分爲東西  
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  
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

於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  
璧琬炎爛然在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  
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没入其貲有欲  
請於朝以備慈恩浮屠者公卽建言崇飾增廟非古  
而興建學校爲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不費於公  
不役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  
序旁啟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故都之壯  
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  
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  
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

在於是自周末至隨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汗簡以  
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  
有敝惟鏡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  
始而憂百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  
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  
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  
其存者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  
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  
爲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  
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

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九月黎

新移石經記

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書法知其為唐人書矣禮記首月令尊明皇純字諱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于碑傍以便摹補又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眾人不離歐虞褚薛法恐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為紕繆今華

下東生文豸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石墨鑄華

國子學石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克詳定石經官新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竝不載 舊唐書文宗紀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愚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貶辭以為石壁九經雖不逮古人亦何遽不賢於寺碑豕碣及得其本而詳校

之乃知經中之繆矣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略識  
于左周易君子以哀多益寡哀誤作衰悔吝者言乎  
其小疵也言誤作存其孰能與於此哉脫於字周易  
繫辭下第八脫下字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  
白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也字力小而任重小誤作  
少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其誤作於决必有所遇脫所  
字蠱則飭也飭誤作飾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也  
字姤遇也姤誤作邁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終來  
有他吉他作宅剛健篤實輝光輝作輝君子以治歷  
明時歷作歷可與佑神矣佑作祐其受命也如嚮嚮

作響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其一字

而前後不同者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于包桑繫辭下同

包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瓜包皆作包罔以

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明明也明辨晳也辨吉凶

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并以辨義辨是與非辨皆作

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牀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復小而辨於物辨皆作辨其旁注者至靜而德方德

下添一也字賁亨小利有攸往利下添一貞字其先

誤而後改者略例筮誤作荃愈誤作喻二元誤作無

皆卽其誤改之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



第八周易說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之內以正書爲別終似未安 尙書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乃父誤作先父孫上多一子字臣下罔攸稟命令誤作命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王乃徇師而誓徇誤作循乃汝世讐世誤作誓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誤作公用端命于上帝于誤作予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無之字其旁注者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惟婦言是用是字旁注釋箕子囚對比于墓式商容間于

下容下各添一之字 詩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甲誤作田舒憂受分憂誤作憂予尾脩脩誤作脩戎車旣飭飭誤飾以祈黃耇祈誤作祁涼曰不可涼誤作諒無此疆爾界界誤作介侯疆侯以疆誤作疆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離離鳴鴈離作雍之死矢靡他他作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二章同和鸞離離作雍何人斯序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也以作而維塵離兮離作雍旣匡旣敕敕作勅其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尙不愧于屋漏愧作媿于彼西離肅離和鳴有來離離皆作雍屢豐年屢作宴

其先誤後改者抱衾與裊裊誤作稠不瑕有害瑕誤  
作遐鱸鮪發發誤作撥噶沓背憎噶誤作蹲如彼  
遡風遡誤作愬駟駟牡馬三章牡皆誤作牧皆卽其  
誤改之云何其盱脫其字添 周禮女史八人史誤  
作使太宰三曰郊甸之賦郊誤作邦內饗豕盲視而  
交睫豕誤作施與臬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總誤  
作絲牛人軍事其其犒牛犒誤作槁司市市司帥賈  
師而從賈誤作胥肆長掌其戒令令誤作禁鞆鞆氏  
府一人一誤作八鬯人榮門用瓢齋用誤作明司凡  
筵設莞筵紛純筵誤作席大司樂大磬磬誤作磬王  
大食三侑侑誤作宥大師令奏鼓棟鼓誤作瞽大祝  
四曰禋禋誤作榮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作相凡以  
神仕者仕誤作士小子史二人二誤作一大司馬旗  
居卒間居誤作車妨胡之笥笥誤作笱矢人前弱則  
俛俛誤作勉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醫師疢瘍者  
疢上多一有字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  
字邦之大師大上多一有字庭氏以救日之弓與救  
月之矢射之射上多一夜字 儀禮士冠禮捷柶與  
捷誤作建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袒誤作祖樞髻  
橫而奉之奉誤作拳大夫與士射袒纁襦纁誤作薰

燕禮右祭脯醢脯誤作醢大射儀賓升成拜拜誤作  
敗坐授瑟乃降授誤作受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訝  
以其挈訝誤作之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南面西  
上脫一南字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脫曰字士喪禮  
祭服不倒倒誤作到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儀誤  
作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侈誤作移下同祝延尸延誤  
作筮有司徹二手執挑七枋挑誤作桃主婦洗爵于  
房中脫爵字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筮受主婦爵  
以降誤作受尸爵主人降洗爵爵誤作解下主人實  
爵竝同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其與今文不同

而兩通者鄉射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燕禮小  
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  
二字 禮記御剛定月令在曲禮前月令人乃遷徙  
徙誤作徒其器闕以奄奄誤作掩檀弓上周公蓋祔  
祔誤作附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作亦禮器饗帝於  
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  
作譬曩大記男子出寢門外脫外字子大夫公子衆  
士食粥脫衆士二字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  
字坊記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有字中庸待  
其人而後行而誤作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

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瘞惡脫家字儒行慎靜而尚寬  
脫而字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  
譬若有一个臣个誤作介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檀弓上有亡惡乎齊亡作無歲壹漆之壹作一樂記  
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鏘作鎗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  
作於雜記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喪大記命婦汜拜  
衆賓於堂上於作于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中庸  
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  
作饗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昏義祖  
廟既毀教于宗室于作於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

故其先誤而後改者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作才  
故人不耐無樂耐誤作能皆卽其誤改之 春秋左  
傳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五年僖伯稱疾不從  
疾誤作侯十年伐戴戴誤作載桓二年故封桓叔于  
曲沃故誤作政六年楚之羸羸誤作羸以類命爲象  
類誤作德閔二年從曰撫軍軍誤作國僖三年公子  
友如齊涖盟涖誤作泣四年歸胙于公脫胙字姬實  
諸宮六日宮誤作公公殺其傅杜原款傅誤作傳七  
年弗可改也已改誤作故十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作  
上十五年輅秦伯輅誤作轄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

名之且誤作國二十五年昏而傳焉傳誤作傳二十  
七年責無禮也責誤作青卻穀可穀誤作穀三十一  
年晉新得諸侯新誤作親東傳于濟傳誤作傳三十  
三年入險而脫入誤作人爲從者之淹淹誤作流文  
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錫誤作賜享江芊芊誤  
作芊二年廢六關關誤作闕七年寘文公子焉焉誤  
作曰十二年太子以夫鍾與郟邾來奔邾誤作封宣  
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誤作殺二年晉侯伐鄭  
及郟郟誤作延商紂暴虐紂誤作討四年秋公如齊  
秋誤作利六年離卦誤畫作同人八年殺諸絳市絳  
誤作終十二年晉師在敖郟之間師誤作帥十五年  
吾獲狄土土誤作士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巷郟  
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乎誤作平十八年凡自虐  
其君曰弑虐上多一內字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  
師誤作侯且辟左右且誤作旦七年尋蟲牢之盟蟲  
誤作蠱十七年楚公子囊師襲舒庸囊誤作囊襄十  
年子蟠曰蟠誤作矯今伐其師今誤作令十四年士  
鞅反反誤作及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作  
聘十九年而視不可含含誤作舍所不嗣事于齊者  
事誤作是天子令德天誤作夫二十一年樂盈過于

金石錄卷一百九  
周過上多奔楚二字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畀誤作  
舉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誤作天井堙木刊堙誤  
作煙賊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作兵二十七年父  
子死余矣余誤作餘免餘復攻甯氏餘誤作余二十  
八年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忘誤作志使析歸父告晏  
平仲晏誤作宴文子使召之名誤作君慶氏之馬善  
驚馬誤作焉武王有亂臣十人脫臣字三十年蔡景  
侯爲太子般娶于楚娶誤作聚單公子愆期期誤作  
旗駟帶追之駟誤作四昭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  
作令二年齊使上大夫送之送誤作逆三年少姜有

寵而死姜誤作齊知而復從復誤作弗四年恃險與  
馬馬誤作焉五年娶於子尾氏娶誤作聚君若驩焉  
好逆使臣若誤作苦九年無囿猶可囿誤作宥十三  
年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廬誤作盧十四年楚子使  
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宗誤作宋二十年余不忍  
其詢詢誤作詢取人於萑苻之澤苻誤作符二十一  
年心是以感感實生疾感誤作咸二十五年士平出  
奔楚士誤作氏邊印爲大司徒印誤作印二十五年  
季公鳥生申申誤作甲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誤作  
握定元年榮鴛鴦鴛誤作駕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

誤作技八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誤作伐十年駟赤謂  
侯犯曰赤誤作亦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弒蔡  
昭侯將如吳蔡誤作葬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  
作爲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馬誤作焉二十  
六年四方其訓之訓誤作順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  
者宣二年以視諸朝視作示哀十六年此事克則爲  
卿事下有也字其續添者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  
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隱元年  
何以名字也字上多一不字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  
誤作稼三年曷爲或言崩或言薨脫上一或字生母

相見死母相哭母字竝誤作母死母誤作母死六年  
吾與鄭人宋有成也末誤作未下同十年宋人蔡人  
衛人伐載載誤作戴桓二年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脫  
一有字隱賢而桓賊也賊誤作賤莊十九年此其言  
遂何脫其字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也陰誤作隱三  
十二年狄伐邢邢誤作刑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  
作北夷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二十六年  
乞師者何脫師字三十年歸惡乎元啞也乎誤作于  
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作伯文四年其謂  
之逆婦姜于齊何何誤作河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

誤作耳成十五年成公幼幼誤作憂臧宣叔者相也  
叔誤作公襄十四年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  
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邾婁人脫人字十  
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作三十九年爲其驕蹇爲誤作  
作或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昭  
九年其言陳火何脫陳字定元年立煬宮宮誤作公  
四年夷狄也而憂中國而誤作其哀四年盜殺蔡侯  
申殺誤作弑六年齊國憂及高張來奔高上多一齊  
字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子上多一孔字其與今文不  
同而兩通者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吾否桓六年  
簡車徒也徒作馬濫乎蔡乎作于十一年祭仲者何  
鄭相也相上有之字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  
常月也是月下要有是月二字宣六年此非弑君而  
何而作如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于十二年是以君  
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成二年得一貶焉爾  
一作壺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二十九爾殺  
吾君殺作弑三十一年於是負孝公之周愨天子愨  
作訴哀十四年有麇而角者麇作麇其先誤而後改  
者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月閔元年盍弑之  
矣使弑子般弑竝誤作殺僖十二年葬陳宣公宣誤



作桓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鞏侯誤作師昭二十五年  
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脫矣字皆卽其誤改之 春秋  
穀梁傳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誤作傳四年弒而代  
之也代誤作伐九年所俠也俠誤作挾莊七年則是  
雨說也雨誤作兩下同僖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誤作士子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脫有字二十  
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文二年內大夫  
可以會外諸侯脫外字三年王子虎卒誤作壬子宣  
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作饑襄元年晉侯使荀瑩來  
聘瑩誤作嬰二年三年同三年諸侯始失正矣正誤  
作王六年立異姓以蒞祭祀立上多一非字哀元年  
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作郊六年入者內弗受也  
弗誤作不下同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僖十七年  
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脫公字文六年處父主境  
上事事上多一之字成五年帥羣臣而口之前作率  
後作帥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賜也  
爾愛其羊爾誤作汝不知其仁仁誤作人子使漆雕  
開仕雕誤作彫再斯可矣斯誤作思三人行三上多  
一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作得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有誤作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可與言而不與

之言脫之字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作人吾猶及史之  
闕文也脫之字稱諸異邦曰諸誤作謂何德之衰衰  
下多一也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女得人焉爾  
乎爾作耳人潔已以進潔作絜其先脫而後添注者  
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爾雅替戾底廢誤  
作底底翻蠹也翻誤作駟皇華也誤作華皇赫兮咍  
兮咍誤作烜是刈是漘漘誤作獲木謂之虞木誤作  
本何鼓謂之牽牛何誤作河澤烏瓌瓌誤作瓌莩麻  
母苧誤作苧樓橐含樓誤作攬祝州木祝誤作祝魚  
尾謂之丙尾上添一之字燕白脰鳥鳥誤作鳥楊鳥

白鷺楊鳥誤鷺鷺鳥醜鳥誤作鳥鳥鵠醜鳥誤作鳥  
磨大磨誤作大磨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  
作卅按古詩之文多是四言如于三十里三十維物  
皆四言也則當爲三十字史記秦始皇刻石如卅有  
六年維廿九年卅有七年則當爲廿字卅字今改經  
文而爲廿卅字非矣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虍虍  
號號饗澎虢虢字皆同避太祖諱淵字皆缺筆作泫  
淵字亦作媯避高祖諱世字皆缺筆作世泄作洩繼  
作總棄作弃勣作勣葉作葉深捺鞞倅諫堞倅皆改  
從云民字缺筆作良氓作眈岷作岷泝昏緡瘖瘖腎

愍盛皆改從氏避太宗諱亨字皆作亨避肅宗諱豫  
 字皆缺筆作豫避代宗諱适字皆缺筆作迺避德宗  
 諱誦字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純字皆缺筆作紉避  
 憲宗諱恒字皆缺筆作恒避穆宗諱湛字皆缺筆作  
 湛甚作甚堪作湛避敬宗諱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  
 顯睿宗諱且元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  
 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  
 不祧者也元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冊府元龜實  
 歷元年正月  
太常寺禮院上言元宗廟諱惟  
 故事祧遷後不當更諱制可文宗則今上也古者  
 卒哭乃諱故生不諱左傳文公宣公卷字夏濫而

成城字皆缺末筆毅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  
 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父黎持二記  
 但言韓建劉鄩石而不言補刻夫建隆三年劉從父  
 修文宣王廟記言天  
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為居守移太學并石經於此  
 甲子歲昭宗遷維之年許國公者韓建也元祐五年  
 黎持新移石經記則云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  
 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  
 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  
 之西隅也今龍圖呂公領漕陝右以其處窪下命徙  
 置於府學之北塋而建亭焉二說不同朱彝尊曰  
 尹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鄩辟為保大軍  
 節度推官歷雍汴滑充從事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  
 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關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  
 集五十卷其事散見於冊府元龜惜歐  
 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於世也然成字缺筆  
 其為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  
金石文  
 字記

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謂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

漢復

始為補刻以成完

書

池北偶談

右唐國子學石刻九經開成二年鄭覃勘定勒石本也新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焜等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宗命率更令韓泉充詳定官而題名于石者有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等并覃共十人顧國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解也石經文劉昫譏其字乖師法然終勝今監本坊本儲藏家不可不以此插架焉

曝書亭集

顧寧人博學多聞考据不苟卽石經辨析處一點畫未或輕易放過真古來善讀書人也惜相去數千里不能縮地就正之

金石錄補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及鄭覃傳皆言石壁九經卽黎持之記亦然其實九經之外更有孝經論語爾雅凡十二經不止九經也較今之十三經但少孟子其時孟子尚雜諸子中未與大學中庸共列為四書也然此十二經之外張參之五經文字唐元度之九經字樣與之並行歷五代宋元明迄今載祀九百而此刻一無損失則以吕公置諸學校之故也然漢魏石經

亦在學校不及四五百年殘毀殆盡則以洛陽帝都  
屢遭大亂長安自唐以後無建都者故反獲保全爾

石經

王應麟玉海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令國子監校正  
九經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此以石經本  
雕板之始也按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舊庫內書  
自高宗代卽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  
宏經籍之遺葉夢得石林燕語稱柳玘序訓言其在  
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  
若九經之有雕板實始後唐詳勘者馬鎬陳觀田敏

也迨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判監田敏又上十一經  
及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板皆四門博士李鶚  
書惟公羊前三禮爲郭嶠書至顯德二年又校勘經

典釋文三十卷雕印命張昭田敏詳校

石經  
攷異

太學石壁九經舊唐書謂爲有乖師法誠然但此必  
須大有學識之人方能審定修舊書者學識想必不  
高而敢爲此言不知於意云何至於顧氏金石文字  
記所駁今試逐條攷之每有無誤而妄駁使石經受  
其冤誣者又明趙嶠石經鐫華云云竊以補字誠爲  
糝繆然旣別刻小石不與原文相亂則聽之可也予

所得石本乃從現在石上搨出其補字爲別刻小石  
與原文不相攙雜尙自顯然顧氏所據乃裝裱成冊  
者因裱匠取流俗邨塾中九經本按照前後用後人  
所補嵌人裝合輻湊竟如一手搨出者顧氏久客西  
安日擊此石乃不加詳核誦疏甚矣如周易君子以  
裒多益寡顧云裒誤作裒案石經毛詩小雅常棣原  
隰裒矣釋詁裒多也而說文無此字俗本周易作裒  
多鄭荀董遇蜀才皆訓取則當作攄古以音近假借  
故作裒作裒則非又其孰能與此哉俗本與下有於  
字顧遂云脫於字亦非力少而任重古本如此不知  
何人改爲力小顧反據俗本駁石經云小誤作少亦  
非遭遇也俗本作姤說文女部無姤字在新附卦名  
古必作遘石經前已从俗作姤矣於此尙存一古字  
而彡部遘字正注遇也與見部覲遇見也相似顧氏  
習於俗學不足以知之顧又言有與今文不同而相  
通者如終來有它吉云云愚謂毛詩邶風柏舟之死  
矢靡它小雅鶴鳴它山之石石經皆作它古字猶存  
顧乃以爲與他可兩通非也大畜輝光顧亦以爲與  
輝兩通不知本作輝石經是也作輝則非可與祐神  
矣顧又以爲祐可與佑兩通不知說文祐在示部助

也而人部無佑字又部右字下徐鉉曰今俗別作佑則口字不得相通也又其受命也如響顧亦以爲與響兩通不知說文有響字無響字石經作響是也尙書臣下罔攸稟令訛作命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二條皆唐石經爲地震倒損後人補刻之誤而顧謬以爲唐人之誤太誓中王乃循師而誓補刻如此顧云狗誤作循案說文彳部有徇字注行示也引司馬法斬以徇晉人僞尙書變作徇石經於夏書允征適人以木鐸徇于路用之而左傳僖二十八年殺顛頡以徇於師成二年卻子使速以徇襄十年帶其斷以徇於軍之類並同漢食貨志亦云徇於路想石經太誓亦必作徇補刻誤作循但說文作徇不作徇此已非是俗乃又變爲狗說文犬部亦無此字新附亦無顧氏指後人補刻作唐人之誤又以其不從俗作狗爲非則謬矣乃汝世誓世誤作誓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誤作公用端命于上帝于誤作子三條皆後人補刻非唐人之誤顧據裱成者妄駁顧氏又據尙書中旁注者三條內一條子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顧意謂卽開成時脫落旁注也畢氏關中金石記以爲謬謂旁注謬也而不能定旁注者爲何人其

意則以爲凡旁注皆非開成畢說甚是愚謂石經襄  
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此穆子約  
太誓文非引書故未遭妄人硬攙臣字至昭二十四  
年劉子謂萇宏曰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論語子有亂十人則亂字旁  
添注一臣字其字與太誓旁注者皆偏側天斜不成  
筆畫皆後世妄人添注非唐人之舊知者惟陸德明  
論語釋文云云子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要  
之隋唐間僞孔安國尚書杜預左傳盛行下里邨師  
見書孔傳云治理之臣昭二十四杜云治臣遂妄添

臣字然德明習聞古義猶直斥其非開成亦仍不用  
也若添注果出開成何以論語尚書并左傳共四處  
皆同竟如有意脫落故爲旁添弄此狡獪有是理乎  
知旁注皆出後世妄徒畢說確甚太誓雖皇甫謐僞  
造時猶近古古學尙存取左傳綴緝成文決不加臣  
字白露敗缺且攷襄二十八年疏引鄭元論語注十  
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  
生南宮适本無臣字故文母無嫌劉原父不通經妄  
据俗本生疑改文母爲邑姜遂有妄人取唐石經四  
處皆爲填補臣字然尙留襄二十八年一罅至明古



義盡廢汲古閣刻五處皆直作亂臣矣以上專就易  
書兩經除顧氏不誤者不論其餘各條摘出論之石  
經不誤顧妄駁者半後人補刻之誤謬指爲石經之  
誤者半此外各經未暇徧攷皇侃論語疏久亡近  
始從日本傳至或疑爲僞妄也然亦作亂臣愚則斷  
其必非皇本之舊卽邢昺疏本臣字昺之時劉侍讀  
謬說未出昺未必敢遽于正文中直增一字必南宋  
人增攷周家賢后妃如后稷之母姜原太王之妃太  
姜王季之妃太任文王之妃太姒見於毛詩者則有  
大序及周南關雎等篇大雅大明緜思齊皇矣生民

魯頌閟宮篇至邑姜則見於經傳甚少惟昭元年左  
傳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  
與之唐杜預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太叔成王  
之弟如此而已釋地續攷得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  
姜廟北齊王晞有賦宋政和五年有姜仲謙謝雨碑  
如此而已不料竟以此易去文母充十亂中婦人之  
數此趙宋糊論唐以前未有釋地亦以爲十亂之一  
闕氏之學未能免俗石經有旁注者有卽就其字  
改之者究不知出何人顧亭林指爲晁公武改畢氏  
引惠棟云晁公武以蜀石經增改愚謂石經在唐未

列太學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棄之野外朱  
梁時劉鄩守長安輦入城置唐尚書省西隅宋龍圖  
閣學士呂大宗始移府學而建亭焉公武宋南渡後  
人足迹不至長安彼時因張浚富平之敗此地已入  
於金公武何由到此而增改其字或蜀廣政中刻石  
經南宋公武知成都或有所改若西安石經公武斷  
無改之之事顧惠說皆謬 補刻別刻他石固矣予  
所得本除周易末尾已殘缺外尚書末云西安府學  
官葉時榮生員王堯典王汝魁鑄字卜大臣毛詩末  
云西安府學訓導薛繼愚生員王堯典張尚德鑄其

周禮末但云張尚德刊儀禮末云大明萬歷戊子春  
三月吉補經府學官葉時榮蜀絲州人生員王堯典  
王汝魁鑄字匠卜大臣禮記末無名左傳末學官生  
員已漫但見生鄭二字又云卜大慶刊公羊末云咸  
寧儒學訓導楊子庭陳倉人張尚德刻穀梁孝經論  
語爾雅皆無名九經字樣長安學訓導王元吉補修  
生員馬攀龍趙嶠云王堯惠其實則堯典非堯惠也  
舉筆便誤如此 李鼎祚周易集解繫辭不言分章  
數孔氏正義則言分章自盜之招也以上爲第七章  
此下卽接大衍之數五十至再劫而後掛此下卽接

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此下卽接乾之策至可與祐  
神矣此爲第八章此下子曰知變化至此之謂也爲  
第九章此下卽接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此下卽接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云云李鼎祚分雖有異而其文  
之次則無不同開成石經用王弼韓康伯本故分章  
與正義同而文之次亦皆同予藏有元至正丙戌虞  
氏務本堂刊周易程朱傳義每卷首並列伊川程頤  
正叔傳晦庵朱熹元晦本義東萊呂祖謙伯恭音訓  
者卷九繫辭上盜之招也下卽接天一地二至天九  
地十傳云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簡編

夫其次也本義云此簡本在第十一章之首程子曰  
宜在此今從之音訓云天一至地十今本在十一章  
首按前漢律歷志引易曰天一云云天數五云云又  
程氏張氏並云天一云云合在天數五上又天數五  
節本義云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攷單行  
本伊川易傳只有上下經無繫辭別有河南程氏經  
說第一卷卽說繫辭更定錯簡之說在此朱子用之  
自夫子贊易下至唐代千數百年從未聞繫辭有所  
謂錯簡者伊川始特勅此論然經說中仍按原次以  
爲說朱始毅然更之前明通行本皆遵之其實此經

文義相承本無錯簡也天一云云在第十章首而朱  
云十一章首者朱分章與正義異 穀梁定十一年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於蕭以叛  
傳宋公之弟未失其弟也石經失去及仲佗石彊十  
五字宋公之弟辰下直接未失其弟此書石經者筆

誤編 蛾術

右國子學石經舊唐書譏其字體乖師法近儒崑山  
顧氏尤詆之于於癸巳歲取石本校勘再三乃知此  
經自開成初刻以後幾經後人之手乾符修改一也  
後梁補闕二也又有旁注字大約北宋人所作三也

若明人補刻闕字則別爲一石不與本文相淆而世  
俗衰潢者欲經文完具乃取明刻剪裁聯綴之遂不  
復別識顧氏所舉石經之失大半出於明刻而援爲  
口實不知其爲裝潢本所誤也若旁注之字惟易書  
詩春秋論語有之其尤戾於古者如易觀卦彖添日  
月不過四字書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墓上閭上俱添  
之字詩從夏南南下添姬字上人執宮功執下添于  
字錫山土田錫下添之字山下添川字田下添附庸  
二字歲其有有下添年字詒孫子詒下添厥字春秋  
姜與子犯謀下添飲之酒三字旅弓矢千弓下添十

茲二字奸絕我好我下添同字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公下添奔字我下添同字童子言焉子下添何字余  
狐裘而羔袖余下添猶字若不能猶有鬼神能下添  
掩字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使下添視寢二字是將行  
而歸爲子祀行下添乎字其四國當之之下添六物  
之占四字今子少不颺少下添貞字而告于知氏氏  
下添范氏二字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宜下添哉字多  
陵人者皆不在在下添矣字皆淺陋非唐刻之舊或  
謂晁公武據孟蜀石經增入非也公武撰石經考異  
在乾道庚寅帥蜀之日其時長安已非宋地公武何

從增改之且公武所舉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十二  
經皆有之而石刻旁注祇有易詩書春秋論語其非  
公武所作審矣惟春秋六物之占一條與公武所舉  
適合然孟蜀石本經文卽用開成舊本公武作攷異  
乃以長興國學板本校勘得之而又自言石經固脫  
錯監本亦難盡從則公武亦非專信監本也予故謂  
旁添之字必是北宋人依監本增改然監本出於田  
敏敏經學疏淺又在唐元度之下固難深信矣太平  
御覽所引經文間與旁添之文相合亦卽據當時監  
本非別有古本也宋梁所刊惟儀禮左氏穀梁三經

間有數段蓋經韓建築城委棄之後輦來城中偶有  
損失而任意補之非奉朝命故字法醜劣亦無師承  
所謂自鄒以下無譏者矣乾符修改與初刻本互有  
得失當分別觀之夫今人得宋槧本尙知寶而愛之  
此經刻於唐世同時儒者譏其蕪累固所不免越今  
已及千年世間不復見有唐本而此石歸然獨存乃  
以繆戾譏之甚矣其惑也 周易十卷與今本異者  
君子以哀多益寡哀作衷力小而任重小作少雜卦  
姤遇也姤作遘攷說文無衷字鄭荀諸家易皆作攄  
取也衷从衣从采采與孚同則衷亦與攄通矣力少

而任重章懷注後漢書亦引之今本改爲小則與知  
小句重出姤字說文亦不載古文易作遘而鄭氏從  
之王輔嗣改就俗體獨此一字未改此古文之僅存  
者石經勝于今本正在此等而顧氏皆以爲誤蓋古  
學之不講久矣略例云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  
筌字初刻从艸後改从竹按說文無筌字筌蹄之語  
出莊子外物篇崔誤注筌香艸可以餌魚則从艸者  
爲正後人不知而妄易之 尙書十三卷第三弟四  
弟五弟十一字畫似經重刻泰誓子有亂十人亂下  
旁添臣字春秋襄廿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廿四年

金石錄卷一百九  
余有亂十人論語予有亂十人俱有旁添臣字陸元  
朗論語釋文云本或作亂臣十人者非邢昺始據誤  
本增入臣字故劉原父有子無臣母之疑唐以前無  
此說也予謂石刻本增加字皆北宋人所作觀於此  
益信說文獸訓飽厭訓窄經典多借厭爲獸飽字此  
經萬年狀于乃德爾雅豫射獸也皆从正體此亦石  
經勝於今本之一證 毛詩二十卷詩以十篇爲什  
惟二雅周頌爲然若魯頌止四篇商頌止五篇不能  
成什故但云駟詒訓傳那詒訓傳相臺岳氏本與石  
經同今本稱駟之什那之什者誤矣予尾脩脩石刻

作脩脩脩有蕭音故中谷有推篇與歎叶宋高宗御  
書石經亦作脩說文本無脩字也賈用不售初刻作  
讐不遐有害初刻作瑕如彼遡風初刻作愬按說文  
無售遐二字晉人賦云愬流風而獨寫正用詩語此  
則後來改本不如初刻之善矣涼曰不可涼非諒此  
用鄭義訓諒爲信無此疆爾界作介此從陸氏釋文  
顧皆以爲誤亦未深攷爾 周禮十二卷牛人軍事  
共其犒牛石刻作犒攷說文無犒字小行人若國師  
徒則令犒禮之注引鄭司農說犒謂犒師也春秋傳  
使展喜犒師服虔云以師枯犒故饋之飲食然則犒

爲犒之古文也攷工記妨胡之筭注云故書筭爲筭  
杜子春云當爲筭筭讀爲稟按說文無筭字石刻上  
半雖殘缺下半从句不从可其爲筭無疑筭與筭字  
形相似讀筭爲稟聲尤相近也至如大司樂王大食  
三宥宥與侑通大宰邦甸之賦今本譌爲郊甸凡以  
神土者今本譌爲仕皆當依石刻正之顧氏轉以右  
本爲誤殊不可解若地官序官一篇遂師當承遂人  
之下鄙師贊長鄰長當承遂大夫之下而各自跳行  
中川下士六人當承川衡之下中川非官名而亦跳  
行此則書石者之無學劉昫所譏殆爲是歟 儀禮

十七卷士昏禮燕禮二篇皆後梁重刻而燕禮篇尙  
存元刻五六行鄉射禮重刻者三之一聘禮重刻者  
大半此外皆元刻也而書法較之它經稍劣然監本  
毛本此經多脫文賴有石刻後人得以校補厥功亦  
偉矣士冠禮啐醴建柶與與士昏禮啐醴建柶與之  
文同今本建譌爲捷鄉飲酒禮尊者降席席東南面  
與鄉射禮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之文同大夫卽尊者  
也今本脫一席字鄉射禮闈人爲燭於門外與夫射  
之文同今本燭上多大字少牢饋食禮尸受同祭于  
豆祭與有司徹同祭于豆祭之文同今本受同譌爲



金石錄卷一百九  
同受此以前後篇參觀之而決其可信者也有司徹  
主婦洗于房中與少牢主婦洗于房中之文同今本  
洗下多爵字則與特牲文同予謂少牢有司二篇皆  
有主婦贊者授爵之文則洗爲洗爵可知特牲無贊  
者授爵一節故云洗爵此古人文字之密或疑此有  
脫文者失之矣喪服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諸審  
石刻爲下本有君之二字按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  
也則經文當有此二字大功章云大夫之妾爲君之  
庶子與此文正同可證君之二字不可省今本皆無  
之石刻亦已磨改乃知初刻之精審乾符修改幾於

不知而妄作矣 禮記二十卷以御剛定月令第一  
曲禮第二曲禮下第三檀弓第四檀弓下第五王制  
第六文字與今本異者以相臺岳氏本校之多相合  
乃知倦翁正俗之功大也會子問祭殤不舉今本舉  
下有肺字按注云舉肺脊以經文但言舉故以肺脊  
實之且肺脊兩物如經文言肺不言脊正義亦當申  
明之矣岳本及衛湜集說本皆無此字其爲後人妄  
增無疑也喪大記子大夫公子食粥今本公子下有  
衆士二字蓋因上有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  
之文相涉而誤按下文士䟽食飲水卽衆士也則衆

士不在食粥之內矣學記燕辟廢其學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石刻辟皆作譬蓋用鄭義岳本皆作辟而圈去聲亦依鄭讀也緇衣章義瘳惡今本義作善蓋後人依尙書改之陸氏釋文引皇侃云義善也又云尙書作善可證古本不爲善矣君奭曰在昔上帝岳本在昔作昔在石刻亦作在上帝而在字之上有闕文必與岳本同間傳柱楣翦屏今本柱作拄拄俗字岳本作柱而圈上聲用陸德明音得其正矣他如豐耗之耗作秬廢

疾之廢作癢鏗鏘之鏘作鎗一个臣之个作介皆當以石刻爲正 春秋三十卷內宣公上下俱經後梁重刻上卷尙存元刻五六行下卷重刻者僅三之一若僖公篇亦有數段似出後人重刻如僖六年面縛釋縛之縛皆譌爲縛救譌爲殺與他卷全別定公篇亦似重刻越句踐之句他卷从口此从亼是其證也然較之後梁刻本則字迹遠勝之矣顧氏於此經所摘誤字甚多今攷之大率明人所補或係朱梁所刻非唐本之舊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此據陸氏釋文非誤也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經書錫

傳書賜故注有謝賜命之語非誤也宣三年晉侯伐鄭及延今本作鄭說文亦以鄭爲鄭地然地名从邑多由經師增益廩延字亦無邑旁也宣十八年凡自內虐其君曰弑今本少內字內與外相對成文似不可省成二年且辟左右石刻且作旦夢必在夜則且義爲長昭三年少齊有寵而死今本齊作姜亦石本得之定元年榮駕鸞今本作駕駕字說文無之依正文當用鳴假借同音則駕亦通也哀二十六年四方其順之正義云四方諸國皆順從之是古本作順也今本作訓乃後人依詩文妄改顧氏皆斷以爲誤果

孰誤而孰否乎若石刻之勝于今本而顧所未舉者襄二十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今本高上有齊字予謂左氏義例至精一言不可增損此傳子太叔稱鄭以經不書游吉也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之其餘諸卿已見于經知悼子不書晉太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何獨書齊乎此後人妄加而失其義者也昭元年趙孟曰天乎今本天作天天與亡相對故云鮮不五稔也昭二十五年吾聞文成之世謂文公成公也史記魯世家漢書五行志皆作文成今本作文武誤矣哀元年宿有妃牆嬪御今本牆爲嬪

說文無媯字陸德明云媯本又作厖或作牆漢隸  
旁字或變从广厖與牆實一字也哀二十六年越臯  
如舌庸二十七年越子使舌庸今本舌作后以國語  
證之亦當爲舌又如皇戍向戍穿封戍沈尹戍皆从  
戍从一唯衛公叔戍从戈从人板本往往溷殺非得  
石本何由決其異同以是知石刻之可貴也 公羊  
十二卷與今本亦多異同如桓二年隱賢而桓賤也  
今本賤作賊據注云賤不爲諱則當爲賤也僖廿六  
年乞者卑辭也今本乞下有師字據疏云乞者至若  
辭則不當有師字也宣六年此非弒君如何古文如

與而通當從古爲如也成二年卻克朕魯衛之使今  
本朕作朕說文有朕無朕當以今本爲長然陸氏釋  
文音舜又丑乙達結二反从下二音當爲朕从舜音  
當爲朕石刻蓋據陸初音也襄廿七年攜其妻子而  
與之盟今本攜爲挈注云挈猶提也按上文已有挈  
其妻子何氏無注注于此句之下知當爲攜字注中  
挈字亦攜之譌提攜爲疊韻故轉相訓也襄廿九年  
爾弒吾君今本弒作殺按下文云爾殺爾兄兄言殺  
君言弒詞有輕重之別石刻爲長定元年不衰城也  
今本衰爲蓑說文衰訓雨衣正字蓑俗字亦當从石

刻也惟成十年經無冬十月注云去冬者惡成公今  
石刻依左穀增入非何注義矣 穀梁十二卷襄公  
篇爲朱梁重刻成公篇重刻者居其半僖公篇亦似  
後來重刻却不避城字顧氏謂昭定哀三卷亦朱梁  
補刻則攷之殊未審矣隱元年貝玉曰含石本與監  
本同顧氏謂石經作殊玉欲以糾刻本之誤豈其然  
乎定元年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今本脫郊字石刻  
止存郊之變而四字以字數計之郊上當有該字顧  
謂該誤爲郊又不然也 論語十卷願車馬衣裘衣  
下旁注輕字此宋人妄加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當

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  
做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陸氏釋文  
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於旣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  
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已之車馬衣裘與朋  
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氏義疏云車  
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  
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  
入非其舊矣無求生以害人今注疏本人作仁而疏  
中仍有害人字蓋明人依朱本校改猶幸改之未盡  
以石刻證之益明白矣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

仁九字皇本無之石刻亦無此節宋人增注于旁非唐本之舊矣至如我三人行必得我師寢不尸居不容漆雕之爲彫皆據陸氏釋文而顧氏以爲誤何也  
孝經一卷與今本無甚異同惟序文庶有補於將來石刻無於字爾雅三卷文字與今本異者多勝於今本如釋詁底底止也釋文底丁禮反底之視反後人疑其重出輒改底爲廢不知注中替廢連文乃訓替爲廢非本有廢字也釋言檣柱也今本皆从手旁按說文檣柱砥古用木故从木非从手也華皇也今本皇在華上按釋文亦先華後皇釋天四氣和謂

之玉燭今本氣作時李善注文選引此文正作氣也釋艸孟狼尾今本孟爲孟荷芙渠今本渠爲蕖澤鳥養今本養爲藁葶麻母今本葶爲葶蒙王女今本王爲玉釋木味莖著今本味爲菜狄臧椽今本臧爲藏釋鳥鷺白鷺今本分楊鳥爲二字皆當依石刻正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西安府學大成殿後舊爲碑林今稱碑洞經始於宋元祐庚午龍圖閣學士呂大忠自明迄

本朝屢加輯治余以乾隆壬辰歲政務稍暇進訪古刻見屋宇傾圯經石及諸碑率棄榛莽瞻顧悚息復議

金石錄卷一百九  
興修前後堂廡皆鼎新焉旋於土中鏤得舊刻數十  
本片遂取石經及宋元以前者編排甲乙周以闌楯明  
代及近人所刻則汰存其佳者別建三楹以存置其  
鎖鑰則有司掌之設法保護以冀垂諸永久壁經貞  
石頓復舊觀後有好古者舉而弗替可也  
關中金  
石記  
鄭覃創立石壁九經舊史詆其蕪累近顧亭林校此  
本亦云謬矣非一余嘗按金石文字記輒卽顧氏所  
摘誤字少爲推證使世知石經所書其與今異者必  
多得之古通義或亦有晉宋舊本非盡可訾也易繫  
詞力小而任重顧云小誤作少案儀禮鄉飲酒禮主

人少退注少退少避釋文作小避又少逡巡少亦作  
小特性饋食禮挂于季指注季小也釋文作季少定  
十四年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云本亦作小君正義  
曰少君猶小君也路史少昊幣文作小顛周書亦作  
小顛少者小之文古文止用小是也是少小爲古通  
用顛則飭也顧云飭誤作飾案鄭本王肅作飾又姤  
遇也顧云姤誤作遘案釋文引薛云古文作遘鄭氏  
易同是姤與遘古今字又詩邈遘相遇釋文云遘本  
亦作迺迺遘古並通用尚書臣下罔攸稟令顧云令  
誤作命案命猶令周禮大司馬犯令陵政注令猶命

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月令命宰呂氏春秋作  
令宰是命令爲古通用王乃徇師而誓顧云狗誤作  
循案孔傳狗循也左氏傳文公十年國人弗狗服氏  
作循云循順也見御覽引是狗古通作循予有亂臣  
十人顧云臣字旁注案注脫文也顧氏云此者蓋因  
有亂十人視爲定本臣字爲後世附益九經古義攷  
魏略文帝詔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虞在武帝時所  
引固若此又云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表商容閭顧云  
子下干下容下各添一之字案史記引書此文並有  
之字是此添注皆非妄入詩戎車旣飭顧云飭誤作

飾案呂氏春秋舉難篇舉難爲非則行飾注飾讀曰  
飭飭飾音相近蓋亦通用字涼曰不可顧云涼誤作  
諒案涼彼武王韓詩風俗通並作亮論語君子不亮  
一作諒書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漢五行志作涼陰  
字一音而文凡三是涼亮諒皆一字無此疆爾界顧  
云界誤作介案漢書地理志界休縣後漢郭太傳太  
界休人今並作介薛君章句介界也又以二字通釋  
蓋字從同故兩書之皆通侯疆侯以顧云疆誤作疆  
案說文本作曷古字省又與疆通月令可以美土疆  
注土疆強藥之地季夏紀注疆界畔也釋文疆曷也



李翁天井道碑以疆為疆馮緄碑以疆為疆衡方碑  
 以疆為疆楊孟文石門頌綏億禦疆安平相孫根碑  
 以寧土疆是疆古並作疆賈誼新書啟疆辟疆天子  
疆場之疆然則石經疆作疆依音通之亦是也周禮太宰  
 三曰郊甸之賦顧云郊誤作邦案他本郊甸亦作邦  
 甸與石經合又注內明云邦甸二百里疏亦言三曰  
 邦甸之賦鄭孔所見皆可依司几筵設筵筵紛純顧  
 云筵誤作席案士虞禮記几席設如初注古文席為  
 筵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  
 之筵席通矣大射儀賓升就席注今文席為筵是筵

與席為古今字又特牲饋食禮扉用筵郭注爾雅引  
 作扉用席文選東京賦注引周禮正作設筵席紛純  
 觀禮疏其席莞席以下亦司几筵文案彼云設莞席  
 紛純等信其古本亦如是也大司樂太師令奏鼓棟  
 顧云鼓誤作瞽案古今人表瞽作鼓是瞽與鼓亦同  
 用大戴禮瞽夜誦詩注賈誼云瞽史誦詩然儀禮大  
瞽與鼓聲誤也案此亦瞽字省作鼓耳射儀坐授瑟乃降顧云授誤作受案士昏禮梧授玉  
 玉篇曰梧授也授亦作受特牲饋食禮婦拜受爵注  
 今文授為受月令授車以級呂覽亦作受是授與受  
 古今通用字士喪禮祭服不倒顧云倒誤作到案呂

氏春秋愛類篇王何其到也注謂惠子言行何其到  
逆相違背也太元經上次六升于堂顛衣到裳測曰  
升堂顛到失大眾也事上九到耳順注到耳逆聞也  
漢書匈奴傳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說文云不  
順忽出也從到子巢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  
縣字到義皆作倒到卽倒古從省文禮記月令其器  
闕以奄顧云奄誤作掩案昭二十七年傳使公子掩  
餘史記作蓋餘韓非子說林將攻商蓋書又作商掩  
孟子誅紂伐奄攷此奄掩蓋皆字異而義同白虎通  
引公羊傳亡國之社奄其上今亦作掩淮南子原道

訓注淹讀曰奄漢隸字源郭仲奇碑掩忽徂亡嚴訢  
碑掩忽摧藏義作奄漢書叙傳掩有東土並作奄是  
掩奄亦古同用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顧云五  
辟字皆誤作譬按鄭注辟猶喻也釋文謂譬喻也鄭  
氏解正與譬同論語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爲譬弓人  
辟如終繼釋文辟音譬此以音字作正文或亦古字  
從省也詩豳風正義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皆同作  
辟字而借聲爲義此又可舉證若有一个臣顧云个  
誤作介案釋文个一讀作介尙書作介又釋文云一  
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又作个公羊傳文公十一年而

况乎我多有之唯一介焉斷斷焉無他技孔光傳授  
納斷斷之介此卽約舉秦誓爲文已作介後漢杜詩  
傳注引書曰如有一介臣文選註引若有一介臣石  
經之立在文宗開成二年李善註引作介介當屬古  
本無疑後徐氏以介列爲俗書云亦不見義無以下  
筆明堂左右介者明堂旁室也當作介襄三年傳一  
介行李石經介亦作介介與介二字相易久矣不必  
執一爲斷春秋左氏傳僖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顧  
云新誤作親案書金縢惟朕小子其親迎鄭注云新  
迎馬季長本亦訓親爲新詩東山鄭箋親迎周公注

仍訓爲新此舊作親而後人轉釋爲新大學在親民  
程子亦讀作新是也文元年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顧  
云錫誤作賜案觀禮天子賜舍注今文賜作錫書禹  
貢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入賜錫土姓錫亦作賜  
攷司馬遷往孔安國問故所見是紀引賜古文也詩  
王錫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爾雅釋詁錫賜也易王  
三錫命禮記亦有三賜之文新唐書高祖本紀熙生  
天賜舊書賜作錫此益證賜與錫爲古文可並用也  
宣二年趙盾弑其君夷臯顧云弑誤作殺案殺三傳  
文類如此悉宜讀如弑釋文于隱四年殺例云弑本

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倣此是也周語晉侯  
殺宋庠補音殺申志反亦讀爲弑宣十五年吾獲狄  
土顧云土誤作土案古土字皆作土呂刑有邦有土  
史記作有土呂覽任地篇后稷曰子能使吾土靖而  
剛浴土乎高誘曰土當作土世本相土作乘馬汲郡  
古文同而左氏傳作相土古今人表亦作相土漢碑  
刻文多以土爲士是石經所依者與古同襄十七年  
所不嗣事於齊者顧云事誤作是案洪範五者來傳  
史記作五事後漢荀爽傳作五臆注臆是也事與是  
古亦通用襄二十一年樂盈過于周顧云過上多奔

楚二字案別本樂盈出奔楚過于周周西鄙人略之  
石經所據與別本同又此傳前文妬叔虎之母美而  
不使今石經使字下旁添視寢二字質之論衡引此  
傳正與此同由此以例奔楚蓋非妄入矣昭二十一  
年傳毀其西南石經下有子朝奔郊四字顧氏杜解  
補正又引石經不以爲衍是石經較今文多者亦可  
據如此三十年單公子愆期顧云期誤作旗案論語  
巫馬期呂氏春秋作巫馬旗管子小匡弦子期爲理  
期一作旗二十七年傳免餘復攻甯氏顧云餘誤作  
余案隸釋故民吳仲山碑父有余財義作餘余亦古

從省昭二十一年傳心是以感感實生疾顧云感誤  
作感案易感彖詞感感也從省感卽作感上文窕則  
不感釋文云本或作感感古文感是上旣云窕則不  
成故下云心是以感從感非誤公羊傳宋人蔡人衛  
人伐載顧云載誤作戴左氏傳伐戴顧云戴誤作載案左氏傳作  
戴釋文戴音載穀梁傳同公羊傳釋文載如字本或  
作戴然則石經亦從或本也周頌載弁俶俶郭氏爾  
雅註引作戴弁俶俶哀十五年傳景伯負載劉光伯  
亦作負戴鄭詩箋載猶戴也釋名戴載也其通爲訓  
義又如此况左傳釋文內正作伐戴載字林亦作戴

是左氏舊本已作載陸氏所引爲不妄石經其亦依  
諸此也僖三十年歸惡乎元喧也顧云乎誤作于案  
王制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白虎通引乎皆作于  
書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漢石經乎作于與下句比乎  
于蓋同字耳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桓六年傳淫乎蔡乎作于顧  
氏又以與今文不同而得兩通是自相戾也文四年  
其謂之逆婦姜與齊何顧云何誤作河爾雅何鼓謂之牽牛顧云何誤作河金石文字記隨龍藏寺碑何人爲河人以爲理之不可通其誤與此同案漢吳公  
碑柰何作柰河唐契苾明碑父河力史亦作何力詩  
景員維河箋河作何河與何古同用廣雅河何也又

金石錄卷一百九  
通釋如是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顧云百誤作  
伯案漢書食貨志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  
爲百錢集古錄毛伯敦銘龔伯彝銘伯庶父敦銘伯  
俱作百是百亦通作伯宣十五年然後歸爾顧云爾  
誤作耳案論語女得人焉爾乎爾漢石經作耳玉篇  
引論語亦作耳爾與耳亦兩通論語爾愛其羊顧云  
爾誤作汝案皇侃義疏正作汝子使漆雕開仕顧云  
雕誤作彫案皇氏作彫又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釋  
文雕作彫公羊傳注禮天子雕弓詩行葦正義引作  
彫荀子宥略篇亦云天子彫弓是雕與彫爲一字再

斯可矣顧云斯誤作思案三國志諸葛恪傳引夫子  
曰再思可矣皇氏作再思斯可矣較今本多一字不  
知其仁及無求生以害仁顧並云仁誤作人案古之  
賢人也古本人亦作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韓勅造  
孔子廟禮器碑人作仁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元  
明僧紹作仁栢人道因碑作栢仁二字古同用捫蝨  
新話論語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  
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  
蓋是假借用之此益可爲証三人行顧云三人上多  
一我字必有我師焉又云有誤作得案釋文正作我

三人行必得我師焉一本無我字必得本亦作必有  
陸氏蓋兼此二本收之證以史記孔子世家必得我  
師亦以有作得何氏注亦言我三人行皇氏作我三  
人行必得我師殆由魏晉間人相傳是本有是字九經  
古義亦云顧氏習俗不考告夫三子顧云三上多二字案皇氏有  
二字可與言而不與之言顧云脫之字案皇氏本無  
之字何德之衰顧云衰下多也字案莊子人間世云  
何如德之衰也漢石經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問  
也來者猶可追也三句較今本並多也字皇氏本亦  
多也字爾雅替戾底廢顧云廢誤作底案釋文正作

底底翻蠶也顧云翻誤作翮案宋本翻作翮與石經  
合皇華也顧云誤作華皇案釋文先華後皇葶麻母  
顧云葶誤作葶案釋文作葶此皆陸氏所收古本信  
可據依而顧氏惟從監本校勘石經又漫無所旁推  
宜其以偏證獨斷從而失之也至云凡經中二十字  
三十字石經皆改經文而為廿卅字非案漢石經論  
語卅而立年卅而見惡焉古本經文已如是又考工  
輪人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枝鄭注云故書十與上二  
合而為二十字此尤見石經非無據也顧氏是正文  
字不為不審然猶不免小有失而况學顧氏之學者

金石錄卷一百九  
與書之以誌警也 論語石經字旁注者於貧而樂  
下注道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不如貧而樂道富而  
好禮鄭元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也皇侃義  
疏亦作貧而樂道此古本皆有道字之徵今率從脫  
文矣舊唐書云石經脫貧而樂道道字使後人因循  
不改未必非此書之作倘信然哉 授堂金  
石跋

五經文字序例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  
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  
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  
象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爲謬惑矣王者制天下  
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  
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  
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蓋夫子少時人  
猶有闕疑之間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  
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史以六  
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  
得焯知者也劉子政父子校中秘書自史籀以下凡十  
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



金石錄卷一百九  
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  
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  
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之門外謂之  
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  
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  
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  
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  
人之急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書  
猶□□□□□□蕩而無□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  
職事之病 上言其狀 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

尚書省參事承 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

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

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 謂若借后爲後辟爲避大爲陸  
太知爲智之類經典通用 陸

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爲詳舉

固當以此正之 唯今文尚書改就今字剛定月令依  
其持進本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 卒

以所刊書于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參

古之士且知所歸至其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惑

體 若鼎罍同物禮經相舛爲遠同姓春  
體快互出詁故同義詩題交錯之類 音非一讀 若鄉

鄉爲嚮取材之材爲哉兩音 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

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 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旁而已猶慮

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汙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為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若古文作明篆文作明古文作坐篆文作聖之類古體經典通行不必改而從篆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禘禘道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之於字林其或古體難明眾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為助若宜變為且晉變為晉之類說文宜晉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舊變為栗之類石經湮沒經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

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為經不為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曆十一年六月七日司業張參序

文刻全書後不錄九經字樣仿此

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七月十八日書  
刻字人魚宗會

新加九經字樣壹卷

右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驥度狀准大和漆

年拾貳月伍日勅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就正訖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卽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爲新加九經字樣壹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具引文以注解今刊削有成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用證紕誤者其字樣謹隨狀進上謹具如前

中書門下牒國子監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牒

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夷行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石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固言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覃檢校司徒平章事劉使司徒兼中書令使新加九經字樣序

覆定石經字體官朝議郎權知沔王友翰林待詔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麀度撰

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總明伏以龜鳥之文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契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繇是遂

金石錄卷一百九  
三  
微臣之上請許於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體謬當刊校誓盡所知大龔中司業張參掇衆字之謬著爲定體号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其偏旁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爲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於雅言執禮誠媿大儒而辨體觀文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舉刊削有成願竭愚衷以資後學

當開成丁巳歲序謹上

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  
大歷十一年國子司業張參以說文字林兼采漢石經著爲定體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曰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廡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由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於大同積六十載崩剝汗巖泯然不鮮今天子尙文章尊典籍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皞博士公肅韋公肅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折堅木負

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淡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此文當作於大和年間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石壁凡三易矣乃今石刻其末曰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當云毛詩博士孫自牧於文乃順七月十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其字別體與朱梁所刻相類而本文不然當是開成中所刻其中有磨改數字者意自牧所爲也 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六

月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較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是此二書曾有印板而自宋以來學者不言之何也金石文字記

唐人以說文字林取土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唐書藝文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尙書從今文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所書景龍觀鐘

金石錄卷一百九  
猶帶篆分遺法至于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  
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  
失甚有功于學者

日知錄

唐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  
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  
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論  
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興問國學記  
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大和間祭酒齊暉司業韋公肅  
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  
郎劉禹錫爲作記當時場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

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略曰置六經于屋壁作羣儒之  
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  
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  
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  
畱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孝廉生顏傳經取疑文  
互體鈎考而斷決之爲士子楷式爲功匪淺矣故禹  
錫記稱爲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  
書俱不及焉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觀省詩  
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石柱題名參  
曾入司封員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

金石錄卷一百九  
至大歷初佐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名  
僅一見于宰相世系表一見于藝文志小學類他不  
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  
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  
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  
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元度九  
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  
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  
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屈絕谷荒林破冢神山  
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

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  
反失于摹搨未免類于昌黎韓子所云倚撫星宿遺  
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  
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  
旣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尙存參書幸附刊于石顧學  
者束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以告學者云  
張司業五經文字始塗于土繼雕于版歲久傳寫點  
畫參差於是開成中沔王友朝議郎翰林待詔唐元  
度依司業舊本參詳改正撰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  
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于國學勅立石經今長安所

存石經雖鄭覃輩成之其議實發于元度也王伯厚稱其辯正書文頗有依據蓋自後周廣順中田敏進印版二部後石本之外鏤版更無人矣

曝書亭集

唐張參撰五經字樣三卷其石刻至今猶存末書乾符三年毛詩博士孫自牧以家書重校勘定則此刻在僖宗朝明矣乃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代宗大歷中所刻子嘗疑之今考唐封演聞見錄謂天寶十年有司言經典不正取舍無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考驗參遂撰五經字樣書于太學講堂之壁是大歷未嘗刻石之一證也又

考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云是大歷未嘗刻石之又一證也不知振孫何據而云然然此經之書壁在大歷十一年上距天寶十年已二十六年矣參卽博證廣搜何須若是之久意參校定在天寶而書壁則在大歷以中更安史之亂也且書壁未必卽出于參參在天寶中已爲司業必無闕二十六年仍守一官之理疑是時參已不在卽使猶在書亦決不出其手蓋特因其較定之經非必欲其親書于壁如漢蔡中郎之所爲也况禹錫之記謂再新壁書而孫自牧乃特記書壁之歲月則此經非出參手書益明



矣羣書疑辨

玉海云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加九經字樣補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為一編以考正俗體譌謬後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進印根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言者謂張參唐元度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為新定五經字樣從之按中興書目五經文字五卷大歷十一年司業張參

撰序曰詔委儒官勘校經本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拾疑文互體受法師儒取說文字林蔡邕石經陸德明釋文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非經典文義所在皆不集錄顧氏既於九經字樣詳加採錄獨於五經文字考中言之寥寥夫二書皆附石經以傳皆有功於石經且五經文字為九經字樣之所從出焉獨得闕故書此補之書錄解題云五經字樣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待制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按此與九經字樣為兩書石經攷異五經文字三卷唐張參撰里貫未詳自序題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結銜稱司業蓋代宗時人唐書儒學

傳序稱文宗定五經劉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誤也  
考後漢書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  
石立於太學門外參書立名蓋取諸此凡三千二百  
三十五字依偏旁爲百六十部劉禹錫國學新修五  
經壁記云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  
經書於講論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餘載祭酒皞博  
士公肅再新壁書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  
牘而高廣背施陰關使衆如一觀此言可以知五經  
文字初書於屋壁其後易以木版至開成間乃易以  
石刻也朱彝尊跋云五經文字獨無雕本爲一闕事

考開府元龜稱周顯德二年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  
事田敏獻印版書五經文字奏稱臣等自長興三年  
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然則此書刻本在印版書甫創  
之初已有之特其本不傳耳今馬曰璐新刻版本跋  
云舊購宋拓石經中有此因舊樣繕寫雕版於家塾  
然曰璐雖稱摹宋拓本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畫尙存  
而其本改易者又下卷幸部脫去舉字註十九字蓋  
字併註凡八字今悉依石刻補正俾不失其真焉  
九經字樣一卷唐唐元度撰元度里籍未詳惟據此  
書知其開成中官翰林待詔考唐會要稱大和七年

二月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  
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元度字樣蓋作於是時凡  
四百二十一字依倣五經文字分爲七十六部蓋二  
書相輔而行當時卽列石壁九經之後明嘉靖乙卯  
地震二書同石經並損闕焉近時馬曰璐得宋拓本  
而刊之猶屬完善其間傳寫失真及校者意改往往  
不免今更依石刻殘碑詳加覆訂各以案語附之下  
方五經文字音訓多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或註某反  
或註音某元度時避言反字無同音字可註者則云  
某平某上就四聲之轉以表其音是又一書義例之

異云

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

右五經文字三卷國子司業張參撰成於大歷十一  
年洎開成中始刻于石朱錫鬯謂參姓名僅一見於  
宰相世系表一見于藝文志予攷唐書李勉傳嘗引  
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  
之又常哀傳哀始當國議增給百官俸時韓滉使度  
支與哀皆任情輕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哀惡太子  
少詹趙基皆少給之是則史于參事固不止一再見  
矣吾於勉傳見參之見重友朋又於哀傳見參之不  
阿貴近參雖無傳未爲不幸也石刻參字下从彡後

人妄改從小 右九經字樣前載開成二年八月十  
二日中書門下牒牒尾列銜者六人曰工部侍郎平  
章事陳夷行曰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石曰門下侍郎  
平章事李固言曰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  
章事覃並與唐書宰相表合鄭覃以僕射不書姓唐  
宋故事如此曰檢校司徒平章事劉下注使字而不  
名者劉從諫也攷本傳大和初拜司空六年入朝明  
年還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云檢校司徒而宦  
官仇士良傳稱澤潞劉從諫上書請清君側士良沮  
恐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則傳蓋漏此事矣傳

云進司空而三公表無之當是檢校司徒非真拜也  
表于檢校官例不書曰司徒兼中書令下注使字姓  
名俱不書者裴度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也

潛研堂  
金石文

跋  
尾

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自北宋至明未嘗彫版其損  
闕漫滅處當悉存其舊毋庸臆補近有祁門馬曰璐  
刻本自謂舊購宋拓石經因依樣繕寫彫版於家塾  
然以石經校之每有字畫尙存而肆意改竄者繆稱  
宋拓僞蹟顯然孔繼涵刻本又據馬本合諸王堯惡  
補字以補石經之缺戴氏震稱爲核訂精審然以石

經校之仍多字畫尙存而肆意改竄者又其偏旁違  
展如目爲目月爲月廿爲卅之類盈萬累千是其躋  
駁視馬本又難道里計也 九經字樣狀牒結銜頗  
用俗字自序已後結體謹嚴點畫不苟每以今字寫  
說文形模不失而異同亦不少說文是木版轉刻固  
不若石本之可憑也武林趙氏昱嘗得是書舊鈔本  
凡十九翻有文淵閣鈐記蓋明御府物全氏祖望有  
跋謂是王荆公所定本荆公欲作新經先成字書詳  
見宋會要案宋會要世所罕見但謝山非謾言者或  
有然也余攷玉海宋重和元年以張參唐元度所誤

辨正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  
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則  
趙氏所得或是重和本然其書經進給發後又不知  
歸誰氏今無從借觀可惜也

嚴可均唐  
石經校文



